

李涵秋著

社會小說

活現形

上海國華新書局印行



李涵秋著

社會滑稽小說

活現形

第一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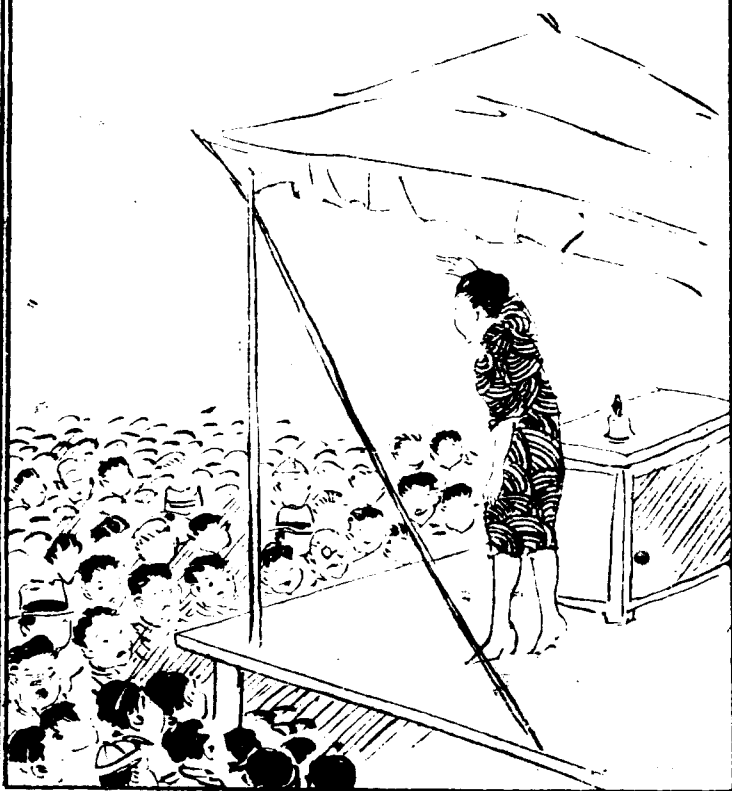
上海華書局發行

活現形插圖

第一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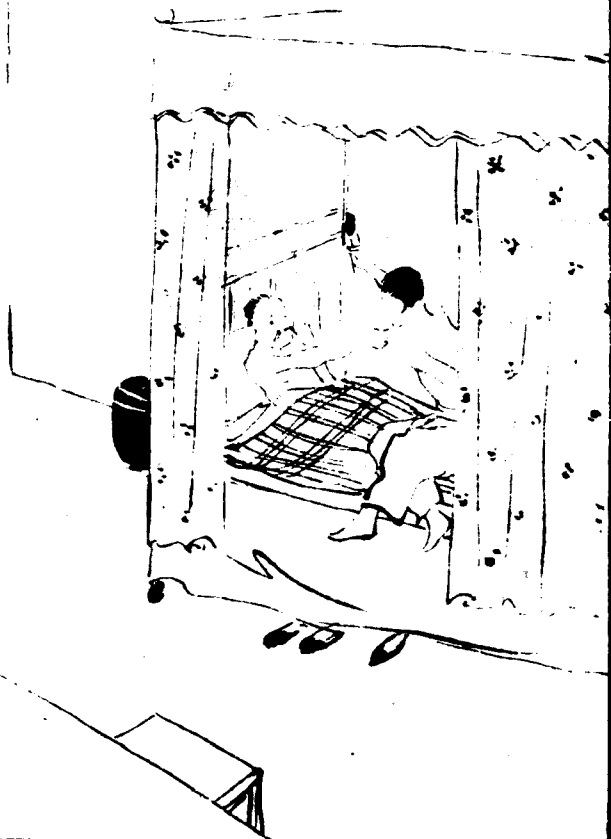
醜小姐
五吟新
體詩
美女伶
喬拜老
乾父



入險出險
幸脫
重圍
知恩報恩
相逢
陌路



談寶物
僮奴發
狂言
施妙計
父子演
活劇



李涵秋著 社會小說

活現形

第一集

第一回 燕語鶯啼三姨繾綣 花團錦簇小侶纏綿

第二回 醜小姐工吟新體詩 美女伶喬拜老乾父

第三回 入險出險幸脫重圍 知恩報恩相逢陌路

第四回 談寶物僮奴發狂言 施妙計父子演活劇

第二集

第五回 議婚姻阿翁施扑責 劫財物羣盜運機謀

第六回 救貞女英雄入密室 避親夫和尚爬曬台

第七回 誤相思佳人遺玉佩 工雅謔老賊拽銀鐙

第八回 識喬裝聯牀話風雨 整歸轡野店冒星霜

上海國華新記書局發行

李涵秋著 社會小說

活現形

第三集

第九回 愛真才拜訪女文豪 竊虛名冒充大主筆

第十回 一使忽來禮延賢士 三生有幸巧遇淫僧

第十一回 入騙局貪歡失玉鐲 託知交得意誦歪詩

第十二回 開瓊筵何來裂帛聲 入密室偷瞰鴛鴦侶

第四集

第十三回 大出喪異鄉逢舊雨 小飲讌學究感澆風

第十四回 聞噩耗千里視親兒 染沈疴一心戀彼美

第十五回 忽來情敵女子負心 大發書癡僮奴治病

第十六回 此衆生相各自下場 看有情人都成眷屬

上海國華新書局發行

社會滑稽小說

活現形

第一集

江都李涵秋著

第一回 燕語鶯啼三姨繾綣 花團錦簇小侶纏綿

星回斗轉春意盎然一帶平原雪泥融滑纖茸芳艸已露出一痕青黛小梅含笑岸柳工顰都有欣欣媚人的意思加之笙歌沸地車馬盈衢兒童則衣袂爭妍婦女亦釵鈿門麗窮愁盡滌重翻如意之歌好語多同遍貼宜春之字所以人當這新年時候格外興高采烈這一天正是正月初四財神爺爺大出風頭家家都擺設下三牲替他老人家饌壽就中單表有一座財神廟住持蓮慧生得又白又胖年紀不過三十外歲六根清淨八法圓通他乞得來的佈施將那座廟早蓋造得雕牆蔽日畫棟連雲他知道是晚必然有許多彩輿下降要趕着燒一炷頭爐香兒不消說得早將

神座前打掃得十分清潔。便是他這一顆光頭，不知爲甚麼預先雇了兩個待詔替他刮垢磨光，洗而又擦，擦而又洗，叫人遠遠望去，剪直和骨董家頑熟了的葫蘆一般，通明透亮。然後穿上一件橙黃搭衣，手捻佛珠，只顧在大殿上團團的亂轉。看了看日影，嘴裏嘖咕說道：「也該是時候了，怎麼還不見來……」話言未畢，早有一個小沙彌直闖進來，喊了一聲：「盧公館三姨太太駕到。」蓮慧登時眉飛色舞，三腳兩步搶到山門外面，合掌說道：「恭喜太太賀喜太太，今年添福添壽，諸事如意。」日進斗金，五子登科，七子團圓……一面說，一面早將個腦袋差不多要垂到褲襠裏，引得那個姨太太含羞帶笑向他瞅了一眼。下轎之後，有一個俊俏甜麗的小婢手裏捧着香燭紙馬，緊緊跟隨在後面。姨太太笑問道：「和尚今天可有別人來燒過頭爐香？沒有。」蓮慧忙答道：「這個怎敢？太太曾經吩咐過太太憲駕。」

不來小僧這兩扇山門蒼蠅也不許他們飛入若等到明天五更頭裏那就保不住香客擁擠了好在時候還早太太且請入小僧禪室裏吃茶。當時蓮慧便在前引導穿過幾重院落走入五開間一所方丈小沙彌打起煖帘曲曲彎彎跨進禪室只見錦茵繡褥淨几明窗程設得非常華麗膽瓶裏一株紅梅花也在那裏伸頭探腦好像盼望甚麼情人似的海梅几上擱着一座雨過天晴的磁盆盆裏密雜雜的水仙濃馨紛郁撲人鼻觀姨太太坐下來先蹺起那隻六寸膚圓的天足把來用手捏了幾捏笑道你這道兒好長沒的將人家腿都走得酸溜溜的蓮慧笑道太太玉體嬌弱動不動都是坐轎自然不慣走這長道兒像小僧就不然了兩條腿比鐵棍子還硬前前後後一天跑上幾十遍也不覺得怎樣（和尚賣弄乃賣弄其兩腿妙絕）還不會請問太太殘年裏老爺可曾回來度歲

姨太太聽到這裏不由眼皮了一紅。嬾嬾說道：「他麼漢口九江都有他的心腹人也不一定想念到我。話到說得好聽，允許寄五百銀子來給我壓歲。直到如今通不會見他一片鏗鏗。他雖然在輪船上充當了一個買辦，還不像當初大皇帝似的要弄得三宮六院七十二妃嬪八十一御妻呢。去年一場買空賣空，在顏料上折了有十多萬。我怕他離着破產不遠了。蓮慧皺眉說道：「照這樣講，太太還須趁這個當兒預先打點打點。沒要到後來懊悔。姨太太冷笑道：「我有甚麼打點呢？橫豎我是睡到了一橫站起來，一直風裏來雨裏去，也不怕張着嘴忍餓。這是你知道的。公館裏替他養着一個外甥女兒，過了新春已經十六歲了。一味價愁頭愁腦，死活也不曉得。雖然生的一個美人胎子，中看不中吃，脾氣又與我合攏不來。只是累我惱氣（一點）這也罷了。好笑他那死鬼大奶奶活現眼的。」

剩下一個內姪名字叫做程春濟。新近在安慶商業學校裏讀書。陰曆年假巴巴的跑向我這邊來。說是奉他姑父的特旨。陪我過年。柴荒米貴。多添上兩個人嚼吃。還在其次。（再點）只是礙手礙脚。叫人各事都不方便。大除夕裏。承你的情。親自送我那座紅袍玉帶的財神菩薩。我也不敢留你。多坐便因爲這個緣故。你千萬不用怪我。蓮慧笑道。太太說那裏話。小僧自理會得現成的粗茶點心。略吃一些兒。休教餓壞了身體。姨太太搖頭笑道。這到可以不必。我才吃了一碗雞湯麵。出門的轉是請你在財神座前趕快將香燭點好。讓我磕個頭兒求財得財。送子娘娘面前也替我點一份也。索磕個頭兒讓我求……姨太太這話才說得半句。不覺想起他丈夫。到有半年多。不和他在一處了。登時羞得兩頰緋紅。忙縮住了口。蓮慧也笑了。笑搭訕說道。太太休得着忙。我自吩咐徒弟們去照辦。若

是閒着沒有消遣。我這裏有新出版的商報，你們老爺又是商界中偉大人物，這報到是不可不看的……說着便從案頭上取過一疊報紙遞向姨太太手裏。無如姨太太識字不多，不便却和尚的意思，又要假充大好老，於是翻了幾翻，眼睜睜的只釘着封面上恭賀新禧四個大紅字（畢竟虧他爲之噴飯）延挨了半晌，攔下說道：「我也不能耽擱了，若給他們知道，又該在背後議論我迷信蓮慧，沒法只得重行陪他出了大殿。其時進香的人已是着實不少。」姨太太行禮完畢，對着那個了頭，笑道：「柳兒你將拜盒裏那份香儀取出來，交給師父。柳兒連忙答應，蓮慧呵呵的說道：「太太休得如此見外。這個小僧萬不敢領。姨太太笑道：「留著給你賞廟裏道人罷。」說着便命了頭去預備轎子。蓮慧涎着臉，笑道：「太太竟不肯在小廟裏流連一夜？」姨太太也斜眯着雙眼，笑道：「我被公館裏兩個小冤家累。」

煞了他們放心。我我到有些不放心的。他們人大心大萬一鬧出點笑話兒來。這千係都在我的身上。（越是此等婦人越將人當做自己看待）師父你休得着急……說到這裏底下的話便不會出口。只笑了笑。竟自上轎走了。好在他這轎子再走得快些也須有半會工夫在下便趁這個當兒先將姨太太提的那個外甥女兒叙一叙。原來他這外甥女兒名字叫做袁璧珠。生母早故。父親袁亮是一家洋行的總經理。不幸在這五年前頭因爲到東三省一帶調查商界情形。船經黑水洋遭風覆溺。屍身都不會打撈得起。可憐璧珠便隨着一個姨娘在廣東度活。後來那個姨娘打疊了許多金珠細軟。跟着人逃跑了。他舅舅盧文翰得了這個消息。又知道袁家還有好些財產。便借着撫養孤雛爲名。一古攏兒全行吞沒。因此將璧珠交給他這三姨太太吳月紅身邊。月紅原是妓女出身。免不得在

外邊有些沾花惹艸多嫌着璧珠礙眼常常冷一句熱一句沒有好嘴臉給他瞧看無奈袁璧珠是個年輕的女郎天真爛漫人情冷淡世態炎涼他一共都不知道至於那個程春濟原同璧珠是舊戚常時在盧文翰家會着語言嬉笑都不避忌去年又從學校裏到此度歲見璧珠益發長得苗條了心裏着實愛慕還想像從前在一處兒親熱叵耐那個姨太太月紅忽的拿曲禮上兩句大道理內言不出於閩外言不入於閩防閑他們起來有時彼此會見面都只淡淡走過一邊其實他們並不知道甚麼叫做避嫌（惟不避嫌乃見無私彼三姨太太對和尙蓮慧數語乃真避嫌者也）只是怕月紅呵責罷了事有湊巧這一天月紅向財神廟進香只留着一個蔡馮伺候他們程春濟閒着沒事便一直踱入內室一眼瞧見璧珠只家常的穿了一件摹本皮襖外加玄色背心單汶着松灰湖縐

大脚棉褲腦後鬆鬆的拖了一條長辮，低着脖子，在那裏剝桂圓，耍子春濟笑道：「妹妹幹甚麼呢？」璧珠抬頭一望，見是春濟，不覺笑得合合的，嚷道：「春濟，你有好些時不大和我講話了，敢是惱我？」（妙語妙絕）一面說，一面慢慢的站起身來，抖得滿地的桂圓壳，春濟忙道：「我何嘗惱妹妹，這屋裏怪冷的，你若高興，何妨到我書房裏去坐一坐，我那裏圍着炭火，三姨剛才出戶，還不定多早晚回來。」璧珠笑道：「這個有何不可……說着便提起一雙小皮鞋，咕咯咕咯跟隨春濟進了書房，果然一盆炭火燒得像瑪瑙似的，璧珠就火坐下，伸出兩隻潔白腴潤的皓腕，向盆邊取煖，春濟笑道：「妹妹還得坐遠些，沒的烘皸了你。」這粉臉到反不好，璧珠扭頭笑道：「道我這臉生得配人愛惜。」（妙語）我覺得總及不來你妹妹，程春嬌（妙妙看他隨手生發）大初一裏，我和三姨去瞧他，天女散花，那齣戲他

原。是。個。美。人。兒。又。裝。扮。做。美。人。格。外。好。看。春。濟。聽。到。這。裏。不。由。長。長。嘆。了。一。口。氣。璧。珠。笑。道。果。然。是。的。我。在。先。問。過。你。好。幾。次。你。通。不。肯。告。訴。我。究。竟。你。那。令。妹。爲。甚。的。將。身。子。賣。入。他。們。班。裏。春。濟。嘆。道。休。提。這。些。舊。事。罷。提。起。來。越。叫。人。傷。心。我。家。父。親。在。陝。西。署。了。兩。任。知。事。倒。虧。累。了。三。萬。銀。子。交。付。文。官。懲。戒。斷。了。一。個。破。產。歸。公。可。憐。我。家。也。沒。多。積。蓄。七。拼。八。湊。相。差。還。遠。我。妹。妹。春。嬌。見。父。親。羈。押。在。督。署。裏。他。便。挺。身。出。來。賣。了。八。千。多。銀。子。身。價。才。將。這。事。彌。補。清。楚。我。父。親。只。落。得。一。貧。如。洗。兩。袖。清。風。依。舊。在。家。鄉。裏。教。幾。個。蒙。童。度。活。只。可。憐。我。那。妹。子。仕。宦。之。裔。淪。爲。優。伶。：。說。着。眼。眶。子。一。紅。便。哽。咽。住。了。（璧。珠。家。世。由。作。者。叙。出。春。濟。家。世。由。自。己。叙。出。）璧。珠。笑。道。這。又。算。甚。麼。呢。如。今。風。氣。開。通。有。許。多。青。年。男。女。都。投。身。伶。界。好。提。倡。社。會。教。育。不。見。得。便。玷。辱。你。那。妹。妹。身。分。但。是。我。瞧。

他的年歲覺得還沒長成。春濟點頭說道：「他比妹妹小一歲（十五歲可知）比我小得兩歲。我便因爲他罰誓不去瞧別人做戲……兩人正在這裏閒話。蔡媽湊趣忽的送入一個骰盆子進來。笑道：「兄妹倆清談有甚麼味兒，不如擲幾把骰子算湊一場小小賭局。我們也好落些頭錢。」春濟忙搖手道：「不用不用。我最討厭這東西。新年裏吵嚷打架多少人都誤在賭上。況且我和妹妹誰又要贏誰的錢沒的在這裏么二三的亂喊璧珠也笑道：「我也是這樣想。春濟便知道我的心事。蔡媽你快出去罷。不要打擾我們談興。說時便揚着臉笑道：「春哥你既不愛擲骰子，我們想個甚麼法子消遣呢？」春濟想了想，笑道：「我和妹妹用算學猜謎兒，誰猜不出誰給誰打十下手腕。璧珠笑道：「好好就是這樣辦。我來先給你猜（更不客氣妙妙）一株枯樹上站着十二個毛猴子。晦氣遇着一個打獵的冷不防

給他一洋槍打死了一個樹上還剩得幾個……春濟知道他用的教科書上那個老法子不忍說破便故意沈吟了一會忍笑說道（忍笑二字寫出款款深情）自然還剩得十一個了璧珠聽了十分得意拍手笑道大錯大錯這十一個猴子難道是死的他們不跑還賴在樹上不成這可該給我打了春濟連忙伸過手來璧珠笑得花枝招展便輕輕打他十一下又道你再想一個給我猜罷春濟便照樣說道一片廣場上圍着十二個大公雞晦氣遇着一個打獵的冷不防給他一洋槍打死了一個場上還剩得幾個璧珠不思索笑着沖口說道一個都沒有了春濟搖頭笑道大錯大錯妹妹也該吃我打璧珠不服扭頭笑道你這公雞不是和我的毛猴子一樣猴子怕洋槍雞子難道不怕洋槍如何便是我輸春濟笑道去年是個庚申年過了除夕那猴子原該跑得干淨你通不知道今年是

辛酉酉屬雞。一月一個雞。除得正月。這雞打死。不算外。應該還剩得十一隻。大公雞。你說一個都沒有。這不是老大破綻。璧珠笑道：「好呀！我和你研究算學。不會和你研究算命甚麼。庚申辛酉偏生繞這大圈兒。騙我春濟。」笑道：「罷罷！你不肯叫打。便將這十下子記在你纖掌上。這等頑意兒。原是瞧人心思的。若提到算學十二個猴子。除去一個。我說剩得十一個。你爲何又不承認呢……璧珠被他駁得無言可答。想了想。笑道：「你要打便打了。罷沒的疑惑。我狡賴說着。便擡起袖子。將一隻皓腕送得過來。春濟笑道：「我捨不得打妹妹。還是記着賬的好。璧珠搖頭笑道：「不行不行。現錢交易。記了賬。反覺得累墜。我拚挨着疼。給你打了。到反乾淨……這個當兒。一個不肯打一個偏要他打。兩下扭股糖似的。纏在一處。春濟緊緊握着璧珠。笑道：「這粉嫩的手掌打了。可惜不如給我聞一聞罷。璧珠倚在懷

裏笑道：「那也由你。」（高尙愛情寫得恁地酣暢）說時遲，春濟的鼻準頭還不曾靠着璧珠的手腕。（安此一句，愈見兩人無瑕可摘）那時快，三姨太太月紅轎子打從馬路上經過，被一個小促狹鬼兒冷不防對准他，擲了一枚金錢砲，將那條盤金錯彩大紅摹本花裙燒了核桃大的一個洞。（我欲失笑）月紅正瞥着一肚皮怨氣，走進公館，下了轎，分花拂柳的打從春濟書房外邊經過，聽見裏面合合的笑聲，心下大疑，從窗眼裏一張便放下臉色，吆喝着說道：「好好，我才向廟裏去進香，你們老實便在屋裏唱戲，這才快活，不過呢，小柳你替我將珠兒扯進來，我有話問他……」說時，先自進入內室，嚇得春濟面色如土，望着璧珠說道：「這不是冤枉誰料他竟回來，這樣的快璧珠笑道：「有甚麼打緊，我們又不曾犯法，於是便跟着柳兒進去，只見月紅已將衣裙卸脫，高高的坐在電燈底下，柳眉

含怒杏眼微瞋，指着璧珠，冷笑道：「你也不是小孩子了，俗語說得好，男女授受不親，你和程家哥哥爲甚像那鷓鴣子，抓住癩鷹腿，剪直分拆不開，究竟幹的是些甚麼勾當？你快實說。」璧珠笑道：「並不會幹甚麼來，我和他在房裏猜啞謎兒，我輸了，叫他打他又不肯打，月紅望他啐了一口，罵道：『這還是派你們幹的麼？不顧廉恥的東西，你要想打這也不難，我便來替你鬆一鬆皮膚……』說着便一疊連聲的命人去尋竹板子。」璧珠忙哀告道：「好舅母，我下次再也不敢了……偏生那個蔡媽記着他們不肯賭錢的仇，恨再積，伶不過早向房裏取出一根紅木裁尺，遞入月紅手裏，月紅一伸手，扯過璧珠的纖掌，使勁打了一下，打得璧珠哇的一聲哭起來，淚珠滿面，絕似一株帶雨梨花，月紅欲待再打，第二下子猛聽見天井裏霹拍嚮了一聲，他是經那金錢砲嚇怕了的，連忙放下璧珠，搶出來，瞧看原來

是個小石子兒落在地上。從新月影裏抬頭一望，原來隔壁晒台上站着一個婦人，笑嘻嘻的望着月紅，笑道：「姨太太，你在裏面審訊誰呢？打得這般啼哭，月紅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徐乾娘。這大冷天氣，乾娘還在這晒台上，上面乘涼。」婦人笑道：「劉公館姨太太分，我的媳婦從早兒就去伺候了。」（忽然點出劉公館三字，軒然大波，隨風而起）有幾塊鹹魚鹹肉，放在日頭底下晒着，幾乎忘記了。萬一再被貓拖了去，拿甚麼醫治我的饞癆。你們掇張梯子將我接得下來，姨太太手腕也打得酸了，等我來替你們講個人情……小柳兒便將梯子倚在屋邊，那婦人一路笑得進內，瞧見璧珠忙笑道：「哎呀，花枝般的一個女孩子，你忍心下這樣毒手，況且今天又是個財神日子，打得他們啼啼哭哭，也不成個模樣……說着，又將璧珠攬入懷裏，拍着他，說道：「好姑娘，快別要傷心，你家舅舅還要升大官發。」

大財呢。月紅笑道：乾娘，你不知道他的壞處。委實叫人生氣。瞧乾娘的情面，打雖然饒了他，須叫他替我跪在財神面前，跪個半夜。婦人笑，裝着鬼臉子，哆囉哆囉說道：這是甚麼話？姨太太也太不顧交情了。不瞧僧面，瞧佛面，不看魚情，看水情，憑我這副老臉，難道連這點人情都講不下來。隨後還好出去穿花街闖柳巷嗎？你依了我，連這跪都蠲免了。罷沒的，委屈了他這甜香粉白的小腿。月紅笑道：到白造化了他。乾娘請坐。婦人嚷道：我坐呢……說時，便靠着壁子坐下。誰知他坐的並不是椅凳，是一架火盆，上面厚厚的一層白灰，他誤認做洋式墊子，坐了沒多大工夫，裏邊一星星兒火發作起來。他覺得屁股底下忽然冒烟，（倒好耍子）才跳起身子，連扯帶撲，已將棉褲燒了一個大窟窿。衆人不由哈哈大笑，連璧珠都笑了。（淚痕猶尚在，笑靨自然開，寫美人如畫）婦人笑着說道：

沒事。沒事。我裏面還有一條襯褲呢。道不得便吃。你們瞧見我這老屁股。月紅笑道。真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我那條簇嶄新鮮的裙子。不是也吃金錢炮燒得壞了。真算得倒運……說着便從房裏取出那裙子來。給婦人瞧着。婦人翻騰了一會。大笑說道。倒運麼。我還說是大吉大利呢。你燒的是前面。我燒的是後面。可巧應了人家兩句春聯。姨太太是前門增百福。我這老貨是後戶納千祥。（不知先有妙文。後有妙事。不知先有妙事。後有妙文。）月紅向他飄了一眼。笑道。一件事到了。乾娘嘴裏便有這些。舌頭嚼我們等到十一句鐘。便好敬財神了。千座菩薩一爐香。乾娘若是高興。便在舍間磕一個頭兒。吃了棗泥湯圓子。再行回府。可好不好。婦人笑道。這再好沒有了。橫豎我那牢們已經閉得緊騰騰的。也不怕賊來挖。洞。月紅笑道。乾娘你也不嫌忌晦財門。罷咧。甚麼牢門牢門的。講不清。婦

人又笑道我這屁股上已經開了財門了涼颼颼的在這裏出氣哩那裏還有別的財門……引得衆人又是一陣笑月紅笑道我們講正經罷不要儘管鬧瘋話了我去年聽見你家那位少爺在一家洋貨鋪子裏被人拖累拐逃了一千多銀子後來人家在各報紙上畫影圖形的拿他可曾吃人家拿着沒有婦人嘆氣說道我家那個畜生徐伯明呀再也提不上嘴年記不到三十歲吃喝嫖賭各式俱全闖下那件禍事嚇得我同他妻子把不住的活抖託其菩薩保佑逢凶化吉遇難成祥經人出來說合人家也不追了三十晚上他方才溜回來過年也不會安穩住待一夜到又三五兩舍去打獐兒了月紅笑道他打的甚麼獐兒呢婦人道你問他嗎紮火囤敲竹槓拆白黨裏先鋒黑迷隊裏領袖背娘舅兒販仔豬兒都是他特等等的拿手好戲月紅連連稱讚道他竟有這樣能耐麼假如我有

一個豬仔請他去販賣想也使得（漸漸來了）婦人心裏動了一動不由飄過眼睛對着璧珠瞧了一下揚着頭笑道這個也不難我便能替姨太太效勞……剛說到這裏月紅忽然回頭一望冷笑道珠兒你呆站着做甚麼還是到前邊書房裏去散散心兒罷璧珠疑惑他說的是壞話只趑趄着不敢動脚月紅正色說道誰騙你呢要去儘管去只不許和程家哥哥嬉皮笑臉惹得人說我沒有規矩璧珠巴不得這一聲隨即如飛跑到外面再說那程春濟聽見璧珠啼哭正沒做理會像沒頭蒼蠅似的在屋裏亂轉忽見璧珠重行出來忙迎得上前笑問道妹妹可曾吃打沒有璧珠笑了笑低低說道打了幸虧隔壁徐老奶奶來得快舅母便饒了我你若不相信且看我這手（憨態可掬）春濟見他掌心裏還隱隱露出紅印忙撫慰着他笑道妹妹不用氣苦你先前還打了我十下子呢

這一下子你如何便禁不起璧珠輕輕將眼皮一垂冷笑說道我打你沒舅母打我那樣利害一下子便疼到心坎裏再打幾下我便是個死你還說這樣俏皮的話可見你這人沒有良心我告訴你誰知他是因爲燒了裙子才拿我出氣如今他又歡喜起來了不然我如何又敢跑出來和你廝混……兩人正在談笑小柳在房門外喊道珠小姐裏邊香燭都點齊了姨太太叫你進去磕頭還有熱湯圓子給你吃璧珠笑道我不相信財神我也不去磕頭我也不吃湯圓子小柳進去說了婦人便笑道這一班小孩子真是反叛變來的動不動都說這些毀謗神靈的話我們左首弄裏劉家那位小姐不是也和他一樣脾氣讀了幾年洋書便認不得祖宗菩薩了（先安放一筆）姨太太你聽聽外邊爆竹這樣響若是財神老爺沒有靈應大家誰還有這般齊心府上包的湯圓子是一等名功他們

不吃。讓我來嚐嚐味口兒……當下便由蔡媽熱騰騰的端上兩大碗湯圓。婦人和月紅對面坐下。月紅笑着問道：「乾娘適才說的是那個劉家婦人？」笑道：「劉癩子的鼎鼎大名，你如何不知道？」他打從五十歲上發了一注橫財，如今六十八歲了，開着十幾班正頭大莊，各碼頭上都有分店。他老人家平日一錢不使，二文不用，惟有在女色上成千成萬的花費，他都捨得我。適才不是告訴你的，我家媳婦去到他公館裏接生，這便是他的第七個姨太太。他久經和我商議，想要再買一個標緻小姑娘兒。你提起的那件事，真個再巧不過，包在我身上一說，便可成就。月紅笑道：「好只是好，但我們不能耽着這賣外甥女的名兒。」婦人笑道：「姨太太又講外行話了。」這些秘密，勾當袖裏來，袖裏去，誰還敲着鑼去告訴人不成？不怕姨太太笑我。我從十二歲上便賣了自家的身體，後來便發了一個宏願，專做這

樣買賣一個一個又一個計算起來已賣得九十九個女孩子了却好姨太太成就我這圓滿功德一定稱心如意手到擒拿且不用說得嘴响月紅又笑道話雖如此還怕他舅舅回來和我要人婦人笑道這個益發不要緊文明時代風氣開通社會上的青年男女誰不講究個自由結婚你們老爺若是問你你便說珠兒愛上一個小白臉悄沒聲的跟人跑了。他終不成還去和你去打官司月紅笑道這話狠是有理我們就一定這樣辦罷好在我也不定爲這身價銀子這姓劉的若出一千我便謝你三百兩若出二千我便謝你六百兩……這句話不打緊誰知那婦人第二個大湯圓子剛剛送入嘴裏聽見有這許多酬謝心花怒放將湯圓子也忘記了只見他沒牙齒的臭嘴癢了兩癢圓子一滑骨碌碌順流而下圓子比他的喉嚨大得有五六分的圓徑上不得上下不得下丸泥封了函。

谷。關。木。頭。塞。了。馬。陵。道。那。婦。人。兩。眼。一。翻。雙。脚。一。蹬。屁。股。上。雖。然。通。風。咽。喉。裏。却。不。能。洩。氣。嗚。呼。哀。哉。伏。維。尙。饗。怕。這。棗。泥。湯。圓。便。做。了。他。老。人。家。口。中。含。玉。了。正。是。

發財有命。好吃遭災。吉凶未卜。鴉鵲同來。

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社會滑稽
小說

活現形

第一集

江都李涵秋著

第二回 醜小姐工吟新體詩 美女伶喬拜老乾父

這時候。只把那個月紅嚇得手足無措。嘴裏叫不出連珠價的苦春濟和璧珠得了這個消息也都跑入裏邊來。瞧看熱鬧一齊圍着那個婦人。像座肉屏風一般。只見那婦人四仰八叉。鼻子裏還微微有些呼吸。小柳站在旁邊。笑道。不要緊。等我來想個法子。月紅急道。你有甚麼法子想呢。快些告訴我。沒的在這財神日子和人家去打人命官司。小柳笑道。我常看見醫生替人家醫治喉嚨。只消拿着那牢瘟銅鼓兒對着他撲。禿。撲。禿。兩下子就好了。我們且來試一試……於是。不由分說。跑入廚下。笑嘻嘻的拾着一根。又長。又粗的吹火筒子。進來。將那一頭。揣入婦人的嘴裏。白。

已便套着火筒使勁一吹。誰知毫不濟事。月紅又慌張起來。蔡媽忙道。他們女孩子氣力不足。這個必須程少爺出一出力。璧珠聽見這話。早哈天撲地的推着春濟上去。春濟不好拂他的意思。只得揎拳擄袖。從丹田裏提起一般熱氣。對准火筒口。重重吹了一下。果不其然。只聽見滴溜撲。禿那一枚大湯圓子。直落到五臟廟屋頂上。幾乎把廟裏屋樑都打折了。半邊衆人齊齊的喝了一聲大采。便從這喝采聲裏。那婦人將腰伸了。伸接連放出一個極臭的臭屁。薰得滿屋子裏的人掩鼻不迭。月紅笑得從房裏抓了一把安息香。放在火盆上。燒得烘烘的小柳。好生得意。拿着火筒子就走。那婦人望他招招手。笑道。好姑娘。你不用忙。且將這寶貝擱在我身邊。我還待再吃呢。恐怕右傳之二章索興替我吹一吹。免得拿出拿進的。累你費事。衆人又哈哈笑了一陣。當夜鬧到三更時分。婦人方才別過。

月紅從大門走得出去。臨行時候，月紅又附着他耳朵說了好些話。婦人笑道：「姨太太儘管放心，各事我自理會得……自是以後，月紅便坐在家裏。等那婦人的喜信等了好多日子，一共沒見他來回報程春濟。因爲假期已滿不久，要重返學校，偏生小柳告訴他姨太太要賣珠小姐的話，只急得春濟抓耳撓腮，計無所出。平時又沒有會見璧珠的機會，這一天可巧又見那婦人搖搖擺擺的進來，和月紅廝見，月紅嫌着璧珠礙眼，依舊命他向書房裏去坐地。璧珠好不高興，見了春濟，便笑道：「徐奶奶真是有趣得緊，只消他一到來，我便可以和春哥會面。我們總願意他日日來刻刻來才好。」春濟瞧他這天真爛漫的樣兒，連死活都不知道，不覺心裏一酸，哽咽說道：「妹妹，你還願意那老貨來呢？他們那裏安着歹心，通同一氣，想把你賣給人家，怕他們在裏面又議論這事，璧珠嚇了一跳，忙問道：

當真的嗎。我如何肯依他。春濟哥憐我。救我一救。春濟頓脚說道。這叫我有甚麼法兒呢。璧珠哭道。我便利和你一路到安慶去。春濟嘆道。那可不行。我是一個未曾畢業的學生。無家無業。將妹妹攜帶在身邊。吃別人瞧見。成了甚麼形狀。你最好不用張皇萬一事。出無奈。你便悄悄的搭上輪船。到漢口去投奔舅舅。包管沒事。璧珠點了點頭。正待再說。忽見月紅已將那婦人送得出來。轉身喊道。珠兒隨我進去罷。你這小冤家。不知和我累到幾世呢。（語便不妙）璧珠只得隨着進了內室。只見月紅臉上氣色狠不好看。沒精打采的。端着一杯醞茶在房裏出神。一會子又和衣躺在床上。璧珠狐疑不定。心生一計。便悄悄的將小柳喚入自己房間。笑着問道。我聽見姨太太要賣我。可有這事。沒有小柳將他望了望。笑道。小姐你難道有耳報神麼。如何打聽得這樣快。雖然有這話。我却不敢說沒的。叫

姨太太抽我皮鞭兒璧珠又笑道這又打甚麼緊呢做了一個女孩子免不得都要嫁人的家裏這樣日子我也過够了巴不得早離一天好早一天去享福（也使乖巧妙絕）小柳搖頭笑道怕不能遂小姐的心願了事甚奇突）先前徐乾娘還拍着胸脯子說這件事包在他手掌心裏不料適才來回姨太太的信眼見得事體已經決裂他說那個劉癡子新近瞧上了一個女伶願意出二萬銀子的身價買他回去做妾（預爲後文張本）徐乾娘碰了一鼻子的灰氣憤憤的罵那劉癡子要跌入陰溝裏去做烏龜小姐你想想可氣不氣璧珠笑得合合的說道這是我的運氣不好也叫沒法便累姐姐順便去告訴程少爺一句好讓他放心小柳冷笑道小姐嫁不嫁與程少爺有甚麼相干這不是親家母拜家堂多出來兒的裏禮數：璧珠被他這一問羞得滿臉通紅早將個脖子伏在桌上

假裝睡覺……再說那劉癩子原是隨宦出身充過幾任門丁幫着本官刮得來的地皮狠是不少後來便捐了一個知縣過班道台先叫劉福做了官便改做劉馥民國成立由官而商也是他時來運至無輪幹甚麼營業那元寶都跟着他亂滾好像和財神是打過合同的以至宮室妻妾車馬衣服窮奢極欲踵事增華這是一件財神和他講交情孔老二便不和他講交情了雖然活到偌大年紀大約除得麻雀牌上東西南北四個大字單提出來他還勉強認識其餘便同瞎子一樣他也曉得目不識丁有老大不便的地方發恨將他一個兒子一個女兒送入學校裏讀書兒子的名叫劉又華在學校裏混了半年依舊合劉馥一鼻孔出氣老太爺的頭銜是冬瓜撞木鐘大小卿的徽號是黑漆皮燈籠老實還是出來逛逛窩子溜溜汽車消受消受他這繁華世界快樂神仙說也奇怪劉馥不幸生

了。這既愚且魯的賢郎，却僥倖生了一個極其文明的令媛。他這令媛芳名亞華，年紀恰恰二十一歲，愛皮西底的英文，念得滾瓜爛熟，最是熱心公益。但凡遇見社會上發生一件簇新事體，都有他趕在裏面，忙得十分起勁。口齒清利，每逢到處演說，饒得那拍掌的聲音，比响着霹靂，拍落的大雷，還利害。像這樣簇新、新鮮的人物，自然將那腐敗家庭，看得不能入眼了。有一天，和他嫂子鬥氣，鬧得家翻宅亂，從此便單單的住出來。他的宅子離那徐乾娘家不遠，只隔了一條弄堂。不然，那個徐乾娘如何會知道他同璧珠是一樣脾氣呢？（縮合處極有線索）若講到他的姿首，却也是雲鬢堆鴉，肌膚如雪，只可惜那臉蛋子，稍爲比尋常人長得一點帶。謊說足足有一尺五寸，其實一尺二寸是准准的，所以人都稱他做橄欖美人（好名色）又喊他做香橄欖。教科書是不消說了，從大山小石讀

起。一。直。讀。到。哥。哥。耍。刀。弟。弟。舉。槍。他。覺。得。己。是。宏。才。博。學。不。願。再。往。深。裏。研究。平。時。研究。的。却。在。新。體。詩。上。用。功。一。日。悶。坐。在。自。家。屋。裏。正。沒。個。消。遣。那。天。忽。然。嘩。嘩。的。下。起。大。雨。來。他。偶。然。觸。景。生。情。便。曼。聲。低。吟。道。

好好的。一座。青天，好好的。一座。青天，爲甚麼。又。打。噴。嚏。？又。淌。眼。淚。？又。流。下。許。多。粘。涎。？鍋。堂。裏。燒。不。着。火。烟。筒。裏。冒。不。起。烟。！你。有。甚。告。不。得。人。的。傷。心。事。兒，躲。在。雲。端。裏。嗚。嗚。咽。咽，引。得。我。興。起。抓。一。柄。勃。郎。林。洋。槍，對。准。你。心。坎。上，嗶。嗶。剝。剝，剝。剝。嗶。嗶，放。他。一。掛。旺。鞭，窟。窿。裏。露。出。通。紅。的。太。陽，依。舊。是。青。天，

誰。知。才。女。做。的。詩。最。容。易。不。脛。而。走。不。翼。而。飛。都。被。各。家。小。報。上。搶。了。去。用。二。三。號。的。大。字。排。印。出。來。新。符。號。逐。句。兒。做。着。標。幟。登。時。這。橄。欖。美。人。的。鼎鼎。大。名。傳。遍。全。埠。竟。有。許。多。少。年。仰。慕。他。的。丰。采。像。螞。蟻。似。的。趕。來。

和他結交。還有親口和他乞婚的。他却一味高着眼孔。輕易不肯允許。落後被他愛上一個小白臉。兩下裏便着實親密起來。這小白臉也沒有一定的名姓。全靠着騙女人過活。他的老規矩。凡是結識一個女人。便從百家姓上第一個字數起。初叫趙大。以後便挨着錢二。孫三。李四。周五。吳六。鄭七。叫下去。却好這一次結識劉亞華。派他姓王。他也不想。竟老實叫做王八。可憐劉亞畢竟是個名門閨秀。糊裏糊塗的那裏。瞧得出他的行徑。拿定主意。不久還要和他行那正式結婚的大禮。其實王八並不在乎結婚不結婚。只不過貪圖他貲財富厚。今天敲他一千。明天敲他八百。可巧亞華又是性情闊大。揮金如土。却全不介意。一味的捧出來供他揮霍。有一次王八在外邊賭得輸了。跑來想和亞華商議借幾百塊錢去翻本。興匆匆的走近亞華門首。將門鈴掣得一掣。裏面早跑出一個娘姨來笑。

道原來是王少爺。可是不巧我們小姐正睡午覺呢。請少爺停一會兒再來罷。王八嬉皮涎臉的笑道。我是常常來慣了的。你怎麼同我講起客氣。小姐睡覺。我便等他一歇。也不妨事。娘姨見他的話說得有理。早一笑放他進去。王八大踏步走入亞華那座臥房。只見爐香乍燼。繡幕低垂。錦被半拖。流蘇斜捲。鴛鴦枕上。亞華用手託着粉臉。正睡得濃濃的。王八那裏敢去驚動。只得悄沒聲的靜坐在一所睡椅上。領略這花香脂馥。誰知等了。他兩個多時辰。只見亞華醒轉。壁上的自鳴鐘。又滴搭滴搭的。和自已心。房在一處兒。跳躍電燈。一會子又明亮起來。王八着實有些不耐煩。娘姨又進來催他。幾次說少爺。我們小姐脾氣。是你知道的。他睡熟了。再不許人驚覺。沒的帶累我們受氣。王八這時候又恨又急。恰好見案頭上放着許多紅墨水。瓶兒便想和亞華取一取笑。兀自尋了一枝鋼筆。蘸着。

紅水輕輕向他額角上一直寫到嘴脣旁邊寫了一首唐詩「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旁邊還贅了幾個小字是亞卿玉鑒王郎題贈（能寫這許多字則其面長可知）寫的時候疑惑亞華一定要驚醒偏生他香夢沈酣一點兒都不理會討厭的娘姨轉又向房門外邊催促王八沒奈何拍拍衣服起身說道我走我走隨後請你們替我告訴小姐罷王八走後却好前一天青年會裏有傳單來請亞華演說此刻又打發人來催請亞華心裏也記望這事星眸微啓長長的伸了一個懶腰方才醒得下床便向房外問道汽車可曾預備好了沒有娘姨忙答道車夫劉武已在這裏等候小姐多時了亞華刻不待緩隨卽掠了掠鬢髮取了一疊粉紙和一面小鏡兒向懷裏一搯跨上汽車風馳電掣直向青年會裏行去（縣想神情我已失笑）入了會場早見黑壓壓的

坐了滿屋子的男女來賓。亞華得意已極，將一頂堆花洋帽脫在手裏，向衆人鞠了鞠躬，隨即跳上演說台。剛說出鄙人兩個字，電光底下衆人向他臉上望一望，不約而同的喝了一個大采，接連哈天撲地狂笑起來。有推翻椅子的，有竭力拍那手掌的，一時間鬧得鴉翻雀亂，狠不安靜。亞華不知就裏，怔了怔，暗想我的演說本領是他們最歡迎的，不想這一次的歡迎十分利害，於是拿手按着銅鈴，提起嚶嚶鶯聲，喝道：「肅靜！肅靜！誰知越想他們肅靜，越不肅靜，還是青年會的會員邵女士排開衆人，挺身向前，笑道：『暫請劉女士少息……』」亞華不得已，跳得下台，早被邵女士連推帶搯，將他扯入一座辦事室裏，低低說道：「誰和你幹的？這樣把戲，且請瞧瞧尊臉。」亞華大驚，忙取出那面鏡子仔細照了一照，直羞得夾耳根子，通紅起來，忙向侍者要了一盆的清水洗濯了好半晌，叵耐那洋紅深入肌

賤一時也。洗濯不盡字迹。雖然除去那一根紅線。已彷彿將他龐兒劈分兩半（無以名之名之曰陰陽臉）桂花洋胰足足用了半塊。然後又用那雪花膏兒膩了一層。方才瞧不出破綻。延挨了好半日工夫。外邊已有別人演說。看看離着散會不遠。亞華這一氣非同小可。別了邵女士如飛的奔出來。車夫劉武忙問道。小姐敢是要回公館。亞華啐了一口。喝道。快替我開向昭蘇里……原來這昭蘇里有一處房屋。是王八他們的俱樂部。這個當兒。王八正在裏面。和一班朋友大賭牌九。天七地八的喊得起。不防外邊忽然搶入一個胭脂大虫。不問青紅皂白。先兜臉向王八打了兩個耳光。打得王八昏頭昏腦。仰起脖子一望。見是亞華。不由嚇矮了半截。直嚷道。怎的怎的。亞華也不容他分說。早分付車夫劉武解下一條搭包背剪起。王八雙手拖了就走。納入汽車當中。喝命劉武嚴行看管。自

家開動了機器。一直向馬路和他親愛的王郎兜圈兒去了。（調侃語，使我忍俊不禁）那一班賭友嚇得面面相覷，有知道他們秘密交涉的，只說了幾句風涼話兒，也不去管他們閒事，依舊重行入局……亞華將車上機器開足，和閃電一般，眨眨眼，馳向徐家匯一帶荒僻所在，夜色微茫，暝烟四合，道路上已沒有人影，他才將車停下，又命劉武將那王八拖入一處麥田裏，乖乖的躺在地上，亞華跳下車，一隻腳踏住他胸脯，高聲罵道：「我把你這千刀剮萬刀割瞎了眼睛的亡八，且你給這苦頭給我吃，叫我一世見不得人，我看待你錯了，你將良心夾在夾肢窩裏，恩將仇報……說到這裏，便捏起粉拳，頭認準他左眼角上，鏗的一拳……王八喊了一聲：「哎呀，哀告道：「好人，你有話且說，我給你吃甚麼苦頭，你這樣打我……亞華怒道：「你還和我裝愁兒呢，你把唐詩寫在我的臉上，還冒充是你……」

的大筆說是王郎題贈抄襲別人的文字自命大好老你害羞不害羞說着又在他右眼角上奉敬一下這叫做好事成雙疼得王八眼睛裏金星直冒哭着喊道姐姐好姐姐你且聽我分辨一句如今世界上的文人抄襲別人的文字把來混錢使用的狠多狠多呢也不是我一個便算我寫的不是也怪你粗心的不是你爲甚麼不在屋裏照一照鏡子便沒命的跑出來和人家廝見呢亞華向他啐了一口吐沫罵道砍千刀的鬼你還在這裏編派我然則我這副粉臉應該給你當薛濤賤寫詩的我又不是樟柳神如何會猜到你使這樣促狹你還怕人不知道我們的私事還巴巴在我臉上題了上下款（不是詩箋又是中堂屏幅矣一笑）叫人看了去好當做新聞傳說沒良心的奴才我恨不得咬下你一塊肉……亞華說到沈痛去處咬牙切齒拳脚交施直打得王八殺豬似的叫喊要想

逃。跑。偏。生。一。雙。腿。也。被。劉。武。捆。得。像。餛。飩。似。的。扒。又。扒。不。來。坐。又。坐。不。起。直。等。待。亞。華。打。得。筋。疲。力。倦。方。才。住。了。手。指。着。他。罵。道。我。好。好。的。睡。午。覺。你。跑。去。和。我。做。出。這。套。把。戲。我。此。時。也。還。敬。你。一。套。讓。你。在。這。麥。由。裏。快。快。活。活。的。睡。他。一。夜。……說。畢。頭。也。不。回。和。劉。武。上。了。汽。車。嗚。嗚。嗚。嗚。的。跑。得。不。知。去。向。天。氣。嚴。寒。夜。風。如。剪。王。八。除。得。渾。身。疼。痛。更。捱。着。這。樣。寒。冷。若。果。然。在。這。搭。兒。快。活。一。夜。怕。他。要。趕。着。被。難。的。那。個。蓮。英。姑。娘。一。路。去。唱。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的。唐。詩。了。（仍。收。到。唐。詩。作。結。章。法。謹。嚴）也。是。他。命。不。該。絕。才。走。了。一。輛。兜。圈。子。的。汽。車。却。又。來。了。一。輛。兜。圈。子。的。汽。車。（門。筭。處。極。奇。極。緊）車。子。裏。做。着。一。男。一。女。從。遠。道。上。緩。緩。行。來。耳。邊。覺。得。隨。風。送。來。一。陣。喊。着。救。命。的。聲。音。男。子。吃。了。一。驚。對。着。那。女。郎。笑。道。哎。呀。敢。是。又。有。甚。麼。謀。財。害。命。案。件。發。生。了。你。聽。見。這。聲。

音狠是淒慘。那女郎登時豎起一雙粉耳朵，靜聽了聽，忙道：「不得了，不得了，快去救人要緊。」男子又笑道：「你不害怕，我們自走我們的路罷了。理他則甚？」女郎急道：「這是甚麼話？豈有個見死不救的道理……說着便要跳下那車，却好那車已走近王八身邊，便停下來。男子攔着那女郎說：『你不要動這地下，有霜凍壞了你。反不好等我先下去。』一望說着，便命車夫提了燈，惻惻的跑入麥田裏，不禁拍手大笑起來，喊道：『原來是我的妹夫，敢是撞着強盜了。』如何狐皮袍子又好好穿在身上，不會吃他們剝脫……一面說一面命車夫替他鬆了手脚。王八站起身子，見是劉又華，不覺含羞帶笑，將前事說了一遍。又華笑道：『我那妹妹也忒辣毒了。』夫妻們有多大的仇恨，便是反目也該在屋裏開一開談判，怎麼驚天動地鬧出這新鮮花樣沒的叫人聽見笑話。王大哥你休得煩惱，便趁我們這車子。」

送你到舍妹那裏一千日的好。總有一日的好。他須不能不給我這臉。……王八聽了好生歡喜。早一瘤一拐爬上那汽車。又華命他和車夫坐在一處。這時候王八偷眼見那上首坐的女郎。寶氣珠光。豐肌妙靨。玲瓏身影。馥郁衣香。好像曾經在那裏見過。只是一時記憶不趙。又聽見又華和他講論自己的事。引得那女郎掩口微笑。愈顯得天然。斌媚。把王八魂都看掉了。依他主意。恨不得拿出弔膀子的平生本領。和他逗一逗。眼波無奈。四肢疼痛。又礙着又華的面皮。不敢放肆。沒奈何。將個腦瓜子直垂下來。汽車走得最快。眨眨眼已抵亞華住的那條弄口。又華一手扯着王八手腕。跳下車子。轉回頭向那女郎笑道。你若高興也進去坐坐。女郎搖着頭只是不肯。又華王八便搶入去敲門。再說亞華小姐並不會就寢。坐在床邊上。拿着一根金牙杖。慢慢的在那裏剔牙。一時想起王八來。覺

得有些放心不下（又是想他，又是恨他，懷春女子，真有如此情景）又不好意思再叫人前去探聽，正是淒涼况味，無可奈何，寂寞生涯，誰能遣此的當兒，忽然來了一個知情識趣的阿哥，竟將他情人送至面前，初猶裝着倔強不肯容納，禁不起又華說了許多好話，順水推舟的將王八推至他的身邊，轉身就走，王八始則陪罪，繼則乞哀，然後又拚着這瘡癍身體，效命疆場，方能够奉承得亞華回心轉意，復歸于好，這且不在話下，我知道諸君此時定然不放心，和又華同坐汽車的那個女郎，急切要探一探他的下落，在下若將他名姓直截了當的敘述出來，反覺沒有甚麼意味，不如倒轉過我這筆尖兒，叙一叙去年冬裏觀劇籌賑的佳話，諸君也好瞧出一個眉目，我這書也有了一條線索，北省旱災，南方兵燹，時艱蒿目，民不聊生，惟有我們這江蘇一帶地方，却是七鬯不驚，金甌無缺，這也

算。是。天。大。的。造。化。當。時。便。有。一。班。熱。心。志。士。慨。解。囊。橐。接。濟。災。區。推。至。奇。優。名。娼。亦。復。踴。躍。從。事。相。與。贊。成。義。舉。就。中。單。表。那。個。坤。伶。程。春。嬌。他。是。生。就。了。花。枝。顏。色。熱。血。心。腸。出。色。身。以。示。人。更。冰。霜。之。在。抱。（數語預爲下文張本）也聯合了一班姊妹登台演唱好籌集大宗賑款戲單子剛刷上牆早驚動了一個人這人是誰呢便是我書中所叙的那個劉又華又華仗着他父親積下許多造孽錢他老實便任情揮霍大凡各堂子裏幾乎沒有一處沒有他的蹤跡他的銀子用得爽快姑娘們拍他也就拍得利害其實外面人尊敬他做闊少背地裏都笑他是個瘟生偏生他又有一種古怪脾氣是見異思遷喜新厭故無論你再長得俊些只要一經達了他肉慾的目的便把來拋在腦後新近瞧了程春嬌幾回戲直把他愛得口角流涎叫不出連珠價的好來無如坤伶是賣藝不賣身的任你

劉。又。華。百。計。經。營。終。不。能。去。親。一。親。美。人。薈。澤。連。日。正。和。那。些。蔑。片。朋。友。開。了。一。場。秘。密。大。會。議。論。進。行。方。法。却。好。得。了。這。個。消。息。直。樂。得。衆。多。蔑。片。連。聲。喊。好。說。少。爺。若。是。要。遂。這。心。願。除。非。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劉。又。華。聽。了。大。喜。連。底。眼。裏。都。要。笑。出。聲。來。頭。一。天。便。打。發。家。人。在。春。嬌。戲。園。裏。定。了。一。座。包。廂。當。晚。也。不。叫。局。只。和。幾。個。朋。友。高。高。的。踞。坐。在。裏。面。家。人。們。分。帶。着。二。千。塊。現。洋。排。班。伺。候。眼。巴。巴。只。盼。着。程。春。嬌。上。台。繡。帘。揭。處。掌。聲。雷。動。春。嬌。却。裝。的。是。一。個。逃。難。村。姑。身。上。只。穿。着。薄。薄。衣。衫。形。容。瑟。縮。場。上。忽。然。降。下。一。天。大。雪。他。將。這。柳。腰。一。軟。便。跌。入。雪。窖。裏。淒。態。哀。聲。呻。吟。欲。絕。把。全。場。的。人。都。看。得。流。下。眼。淚。在。這。個。當。兒。大。家。都。掏。出。鈔。票。和。蝴。蝶。一。般。直。向。台。上。飛。去。劉。又。華。更。不。怠。慢。伏。着。欄。干。喝。了。一。聲。采。將。手。指。得。一。指。家。人。們。早。捧。出。洋。錢。嘩。拉。嘩。拉。一。把。一。把。的。向。台。上。亂。攢。

足足攢了十分鐘的工夫，方才攢完。便是那春嬌怯怯的身軀，也着了好幾下子。樓上樓下的看客，都把頭掉將來，向劉又華瞧着。（闊哉闊哉，可謂大出風頭。）再說那班主歲靈仙，原是積年的女光棍，見這劉大少發起狂病來了，他早已瞧科九分，也就將機就計，等春嬌下了場，便和他商議，命他換了便裝，到包廂裏去謝一謝劉大少爺。程春嬌原是一個小女孩子，他那裏知道其中奧妙，方感激着這姓劉的熱心賑務。（天下有借公益而謀私利者，大都類是爲之一嘆。）便隨着歲靈仙，娉娉婷婷的走入包廂裏來。和又華廝見，又華早已料到有此一舉，忙不迭的起身迎接。想近前和春嬌握一握手，春嬌嚇得倒退了幾步，只遠遠的鞠了鞠躬，咬着嘴唇，嬉嬉的笑，更不敢近前。你道他爲甚麼緣故呢？原來他見那又華衣服，雖是非常華麗，至於那副尊龐，好像榨過的爛柿餅子一般，扁得

沒有三寸。（賢妹臉長、阿兄臉短，若得算學家替他們增減盈朒，或者可彌此缺陷，惜乎其不能也。天實爲之，謂之何我哉？）一雙菉豆眼睛，嵌在眶子裏。當他得意的時候，發出光來，宛然綠陰陰地，兩顆燐火，還是葳靈仙着實和又華親熱了一會。方才各散，自是以後，又華便趁這機會，不時的來約程春嬌逛公園吃大菜。春嬌雖然極不願意，無如迫着班主的淫威，免不得和又華常常混在一處。又華一面在春嬌身上用錢，一面又在班主面前獻款，冤大頭已是着實冤的不少。無如春嬌一味的憨媚，對着又華，雖也有談有笑，但有時遇着又華向他動手動脚，他便急得啼哭起來。發誓要不和又華見面。又華對着他，又憐又愛，再不敢輕易去撩撥他。轉弄得玫瑰花好看，刺扎手的生疼。天鵝飛在半空裏，癩蝦蟆只好仰着脖子空望那一晚，遇見王八時候，也是春嬌鬧着要到曠野地方去吸新

鮮空氣。又華方才繞那一個大圈兒。却好替自家妹妹。圓成好事。一筆直折到此。他父親劉馥。從去年冬月裏。親自向蕪湖布莊裏。清理賬目。一直到除夕。方才回家。又華這一段豔史。他老人家。一共不曾知道。後來不知誰告訴他。這事劉馥聽了。勃然大怒。怒得極奇。立刻命人將葦靈仙喚入公館。當着兒子面。着實發揮了一頓。又吩咐葦靈仙。禁止春嬌不許和又華來往。又華不敢強辯。只咕嚕着嘴。跑出去了。葦靈仙剛待要走。劉馥却望他招招手兒。請他進入一座密室。瞧了瞧。四面沒人。撲的一聲。忽然對着葦靈仙。直跪下去。葦靈仙吃了一嚇。連忙扶着劉馥。說道。劉老爺。有話儘管吩咐。行這大禮。沒的折了我的草料。劉馥涎着臉皮。笑道。適才多有冒犯。那原是和我的劣子耍的一套戲法兒。原來如此。你却千萬不要見怪。如今有一件事。想和你商議。你知道我那大姨太太臉。

皮是皺了。二姨太太牙齒也掉了。三姨太太出名的黑。張飛四姨太太人稱他做胖羅漢。五姨六姨說嘴調歪。七姨近來又是新產可憐。我一個也瞧不入眼。不知你這老妖怪打那裏得來的一個廣寒侍姬。瑤台仙子。我們講個情分。把這玉孩兒讓了給我。你要多少身價。我送你多少身價。靈仙瞧了。瞧說道。這個如何使得。這孩子年紀還小。至少須幫着我唱五六年戲。一年十多萬。五六年便是七八十萬。像這樣身價。我也不能出口。你老人家也不能出手。劉馥見他着實刁難。早望着身邊一個心腹小廝。丟了一個眼色。那小廝早捧出一個金漆盤子。裏面整整的堆着四錠大元寶。劉馥笑着說道。這點點禮物。把來送給你吃。一杯酒。一切都仰仗你替我想個法兒。靈仙見了這元寶。方才轉過口來說道。既是你老人家這樣愛他。改一天我將他帶得來。拜給你做個孫女兒。好常常走動。劉馥

將嘴抹了抹，笑道：「言重言重，這孫女兒班輩未免太遠了。你瞧我今年雖然活到六十多歲，却還不曾留着鬚鬚，多半的人都疑惑我只有三十左右。」（天地至仁，乃以一老字限制，此輩若使年光果可倒流，則此輩更不知造許多罪孽，遙遙軍閥、僕僕官僚，均當作如是觀。）同我那個劣子站在一處，他要算是我的老哥，我要算是他的小弟。（設想到此，真是語無倫次。）我們遷就些兒，叫春嬌稱我一聲乾爸爸足矣。孫女兒三字萬不敢當……萬不敢當。葳靈仙笑着答應，老實便將那元寶包入一塊大手帕裏，叫聲「徑自回去」。這裏劉馥越想越樂，拍着胸脯笑道：「我們有錢的人，甚麼事買他不動。堂堂國務員，還須得聽銀子指揮呢。何況他是一個小小女伶，拚着拿元寶去哄他，還怕他這乾女兒不上我這乾爸爸的圈套。」（與下文映射成趣。）說書到此，不得不交代一句，便因為這劉老

頭子對那春嬌發了狂熱才將吳月紅同徐乾娘的一宗買賣打消也算得是袁璧珠的造化……再說那個葳靈仙匆匆先回自家園裏將那元寶豁瑯瑯向桌上一擲指着春嬌笑道時來運來娶個媳婦帶了一朵花來你瞧可造化嗎我們得那小雜種的錢已是不少了偏生那個老雜種又愛上了你叫你給他做個乾女兒這筆款子便是他酬謝我一份頭彩春嬌聽到這裏不由蹙起兩道柳葉眉抬着一雙秋波眼似笑非笑似瞋非瞋的說道我不……我原有我的親爹何苦又跑去喊人做爹……葳靈仙將嘴一披冷笑道你那個爹比不上這爹你的爹再大些不過是個縣知事如今又降了級充當訓蒙老師了窮得來有衣無領有褲無腰有襪無幫有鞋無底不怕你生氣像這樣窮光蛋那裏配做人家的爹（嗟乎不能養子便不可以爲父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我將於

此聽普世界太息之聲。你的這個爹。又與他不同了。先前做過政界裏的觀察大人目下。又做着商界裏的偉人財神老爺。和他是親家。招財童子。跟他做夥計。脚指頭地下踏踏。斗大的黃金。便跳出來。難得他愛中了。你將來便是出嫁也。好多得他一副粧奩。春嬌聽他這一番不倫不類的話。不覺俯下頭。流了幾行清淚。葳靈仙忙笑道。好孩子。你見我提起你的窮爹。兀自傷心了。這也沒要緊。我敢說一句。隨後你若是得了你爹的賞賜。我絲毫不要你的。由你把來寄給你窮爹。使用。我又知道你還有個哥哥。他在學校裏也狠清苦。你多接濟接濟他們。也見你的孝心。妙妙君子用心。惟小人能知之。亦惟小人能道之。觀此數語。何等委婉。宜春姑娘之翻然變計也。春嬌心裏忽的動了一動。嘆了一口氣。說道。我程春嬌業已墮落了。媽既這樣說。我便拚着這身子去和他們廝混廝混。

：葳靈仙拍手笑道好呀。這才是聰明孩子呢。唱戲也是騙錢做乾女兒。也是騙錢。民國裏最要緊的便是財政。有了錢便想做總統也。容易何況你我。（傷心說雖然我聞之傷心。彼婦實乃快心之至。）果然不曾隔了。幾日葳靈仙便帶着春嬌打扮得花枝般的去見劉馥。不消說得那劉馥自然是嘴都笑歪了。流下來的饞涎好比撒了一泡大尿。點點滴滴都流在他那對襟八團天青馬褂上。第一次出手便是一副赤金嵌鑽石的手鐲。一隻珍珠項圈。兩對碧霞璽戒指。八疋鐵機緞。給這乾女兒做見面禮。當日又用上等燕席款待春嬌。又引着他去見那一班姨太太各人都給了賞賜。正是

何勿老奴。忽生妄想。
卻被嬌娃。玩之股掌。

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活現形 第一集 第二回



社會滑
稽小說

活現形

第一集

江都李涵秋著

第三回 入險出險幸脫重圍 知恩報恩相逢陌路

劉馥這一天礙着葳靈仙監察在側却還規規矩矩勉強做出他乾爺身分其時將他兒子劉又華氣得像瘟豬一般躲在房裏垂頭喪氣一會子又跳起來指手劃腳的罵道老畜生老囚犯你割靴鞞子轉割到兒子身上來了放着我不死定然跑去和醫生商議用一劑毒藥毒殺你這老驢連你那幾個姨太太一古攏兒歸我承受這叫做你割我的靴我也割你的靴……不表又華在這裏發狠再說春嬌自是以後便常常在劉公館走動劉馥的第七個姨太太翠雲又和他最好不時的躲在翠雲房裏談笑劉馥雖然也有時拿話去引逗春嬌無如春嬌毫不懂得風情月趣只

是嬉嬉的望着他。傻笑急得個劉老頭兒白望着他。嚙唾沫待要和他用強。又怕他叫喊起來。吃姨太太們聽見。鬧起醋勁。自家又禁當不起。因此遷延下去。眨眨眼。已交豔陽天氣。鶯啼燕語。桃李芳菲。聲促錫簫。畫長枕。簾當這春色撩人的時候。便是香閨少婦。客館羈人也。覺得靚芳艸。以心驚聽賣花而腸斷。何況劉老頭子。身邊對着這玲瓏嬌小的女郎。又壞挾着滿腔慾念。真弄得茶飯不思。六神無主。暗想這妮子十分狡猾。和我推三阻四。我若不放出一點手段。如何能够遂我心願。由是一個人躲在房門裏。想打算。竟被他打算出一條毒計。（言之駭然）想到得意。去處眉眼。鼻子。都要笑出聲來。也不告訴一個人。隨即將各事佈置妥貼。當晚輕車減從。坐入包廂裏。瞧春嬌做戲。天下事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爲。其時有許多人都知道。這劉老頭子和春嬌有秘密交涉。都將眼光移射在劉

馥身上（內中已伏有人在）劉馥毫不覺得一直等春嬌卸了粧他早溜入後面告訴葳靈仙說要帶春嬌到昇仙樓去吃大萊葳靈仙笑了笑（通同作弊可知）望着春嬌說道你也辛苦了便和你乾爹散散心兒去罷春嬌笑道天氣驟熱我覺得有些頭暈怕不能陪乾爹過去劉馥那裏肯答應忙笑道馬路上空氣極好在那裏調一調你的呼吸包你爽快悶坐在屋裏益發叫你難受我也心疼……說着早伸手來攜春嬌的玉腕春嬌洒脫了手沒奈何隨着他出了園門望了望笑道你的汽車在那裏呢劉馥笑道要汽車則甚昇仙樓離此又沒多遠的路我便陪你步行了去你瞧這地下的月亮兒翦直清得和水晶一般春嬌點了點頭兩人便先後走着到了樓上房間堂倌們見是劉瘋子前來光顧忙得和捧鳳凰似的穿梭價前來伺候劉馥笑道我們不吃多菜你揀那上等葡萄酒

多送幾瓶上來。春嬌搖頭笑道：「酒是我不能多喝。」劉馥笑道：「好心肝，你不要和我拗手拗腳。這酒最能提神，精神的你覺得身子困倦，多喝一點正不妨事。」說着，便取過一隻長脚玻璃酒杯，花拉拉斟了一杯，遞給春嬌。春嬌微微的啞了一口，便自放下。彼此吃了幾樣菜，劉馥又將酒來勸春嬌。春嬌只不肯喝，把個粉頸笑得伏在餐桌上。劉馥趁他不防備，在懷裏取出一個小紙包兒，撒了些藥末子在酒杯裏，用銀叉柄子調了調，上前攀着春嬌肩胛，央告他再喝。這一杯春嬌不好拂他，這意思便就他手裏喝了半鍾。（幸是半鍾，所以還醒得快。）劉馥早將杯子擱在半邊，拍手笑道：「倒也倒也。」（儼然水滸中強盜口吻，妙絕。）春嬌登時覺得天旋地轉，一畝身子幾乎連那張洋式椅子都倒了下去。劉馥連忙將他扶在炕上，躺下一疊，連聲使命堂倌替自家叫一輛人力車來，連擁帶抱，和春嬌坐。

入車裏只說了一聲鳴鳳里車夫拔腿就跑到弄口劉馥掏了一張一元的鈔票給他車夫歡喜不盡便自走了劉馥抱着春嬌走入一所小小精緻客棧俗名又叫做台基敲了敲門裏面早笑出一個婦人來冲着劉馥問道劉大人你累我好等怎生弄到此刻才來（先時佈置可想）劉馥笑道這孩子委實狡猾只是騙他不過如今可着了我的道兒了請你來幫着我扶他進房婦人那裏還敢怠慢早上前來抱扶春嬌春嬌此時脚步已能行動跟跟踉踉的被他們擁入一座又清潔又華麗的房間繡帳濃薰錦衾斜擘劉馥歡喜不盡婦人一笑忙退出去替他們虛虛掩上房門劉馥先將春嬌抱得上床輕輕和他接了接吻（花了許多昧心錢買這一吻也值）然後替他脫了大衣祇剩得上下和服春嬌業已微微驚醒見這模樣大大吃了一嚇想待支拒渾身已癱化無力叫喊又叫不

出來。錢神有力已偷嘗春色。三分嬌女無辜怕難免微瑕一點。著書到此。覺得有些手戰。怕諸君讀書到此。也有些替他耽心。了大凡私期密約。最難得的是個機會。機會已經得了。當這一髮千鈞之際。春宵苦短。好夢難長。誰不愛若連城珍如拱璧。暗暗禱告着上帝。任是天雷來劈我。罡風來炸我。過後都還可以使得。却萬萬不要趕在這個當兒。我何以說這樣話呢。程小姑娘。雖然是蓮出淤泥。劉老頭子。却似風狂柳絮。處心積慮。設網張羅。必要遂他的慾望。正在那危乎危乎的時候。不防耳邊忽送來一陣脚步聲音。接連便由那婦人和一個雄糾糾的少年。搶得進來。（伊何人歟）那婦人嘴裏嚷道。世界上也沒有這樣情理。三更半夜跑來和人家討債……少年聽了也不理會。早飛起石脚。踢開兩扇房門。大踏步直往裏走。睜圓雙眼。惡狠狠的對着劉馥。喊道。劉癩子。你欠我三千兩銀子。

如何不還……哈哈。劉馥一生無不從心。所欲惟有腦袋上幾根頭髮。那天老爺却像和他有意做對似的給他個一毛不拔。流膿淌血穢氣薰蒸。甚麼生髮膠生髮油他成桶成缸的往上澆也絲毫沒有効驗。他平時最怕人喊他做瘋子。若是吃他聽見比罵他祖宗八代還恨得切骨。他女兒亞華在三歲上無意中唱了一句瘋梨姐瘋梨郎的小調。吃他打得個半死。有一天他吃午飯小廝端上一碟菜。隨口說了一聲辣椒。他登時大怒。連碟了都摔了。將那小廝送入縣署。打了二百板子。開條革除。永不復用。無論三伏炎天氣候再熱些。他頭上這頂牢瘟呢帽永遠不脫下來。他常說民國禮制別的都還使得。惟有這脫帽鞠躬最爲討厭。我若做到國務員必須倡議廢除。無論拿多少銀子出來運動國會通過都不吝惜。此時忽然聽見那少年提出他這大號不覺三尸神炸七竅烟生連瘋疤子。

都一顆一顆的放出毫光來。再仔細向那少年望得一望，却又不認識。妙絕。早直着喉嚨喊道：「你是誰？你叫甚麼名字……那少年咬牙切齒的罵道：『我沒有名字，我只是和你打架。』」（憊賴得極怪。）其時這客棧裏也有好些男女僕役都圍攏過來，瞧看熱鬧。瞧這情形，猜那少年是前來和劉大人拆梢的。兀自不服，趕上前來，吆喝劉馥：「已是氣不由命，彷彿一條瘋虎，伸手搶來抓那少年衣領。少年便趁這富兒也不問青紅皂白，施展出渾身本領，甚麼猿猴獻果、金雞獨立、大鵬雙展翅（以後都有着落。）指東打西，指南打北，直把一座精雅不過的房間打得落花流水。劉老頭子七跌八撞，已跌了好幾個筋斗。後來那婦人急了，便奔出弄口，喊了巡捕。那少年見巡捕到來，也不畏懼，徑自跟他向巡捕房裏去坐地。開了一夜天色已明，春嬌穿齊了衣服，也不和劉馥招呼，氣憤憤的徑自跨上

人力車如飛的回轉。他戲園去了。當將這情事告訴了葳靈仙。葳靈仙只是望着他笑了。笑也不曾說甚。因此春嬌便想到救他的那個少年。暗想這少年如果爲的拆稍。何以不向劉老頭子說個三長四短。徑自和他用武。顯係有意破壞他這毒計。但是他與我又素不相識。既無情感。何以肯替我抱此不平。這事到叫人有些委決不下。且不管他。第一先須調查他。可曾出那捕房當下便派人前去探聽。不多一會。那人已回來報告說這少年姓鮑。是學校裏一個體操教員。當晚由昇仙樓跟隨姑娘到了鳴鳳里。不知爲甚麼就和劉大人衝突起來了。論彼此鬥毆。原沒有大罪。無如劉大人在公廨裏補了一張訴狀。誣栽了他一個夥結流氓。搶劫衣飾的罪名。已經監禁在西牢裏三個月。方許釋放。春嬌聽了這話。不覺咬着銀牙。暗暗發恨道。如今的時局。真是暗無天日了。權紳仗着他金錢魔力。竟

能淆亂是非。顛倒黑白。無辜的妄入人罪。我程春嬌若不設法答救。良心上也講不過去……主意已定。於是也運動手腕。託出人來替那少年罰鍰贖罪。果然在七天上。那少年便安安穩穩的回復自由。春嬌芳心大樂。准擬那少年必然前來道謝。誰知等了好多日子。竟然是消息沈沈。杳如黃鶴。也不曾見那少年蹤迹。春嬌也只索罷了事。有湊巧。不料這一晚剛在台上演戲。星眸流盼。忽然從電燈影裏。見正廳上面坐着一個少年。眼不轉睛的全注射在自己身上。彷彿像個癡子模樣。（惟其能癡。是以多情。其情可及其癡正不可及。）再留心審視他的面目。剪直與那姓鮑的少年一般。無二心下。不由着實納罕。唱完了戲。轉回後台。便打發那伺候自己的小婢。說明了座位號數。問那先生可是姓鮑。如果是鮑先生。便請他進來。和我廝見。我有話要向他詢問。小婢答應走後。春嬌喜孜孜的卸

了。粧便坐在自家那座精室裏。時候不會隔了一會工夫。早見小婢帶入一個少年進來。春嬌笑得站起身來說道：「怎麼這會兒才來……那少年也搶得近前，笑道：『你也知道想念我嗎？我那一時一刻不把你躺在心坎兒上……』春嬌到此才知道這人並不是姓鮑的少年，却是劉又華（事奇又奇，不可捉摸）倒抽了一口冷氣，對着小婢瞪了一眼，癩癩的說道：『你幾時碰見劉少爺的小婢？』笑道：『我剛才轉身，劉少爺在包廂裏瞧見我，便趕着我來見姑娘。』我說：『姑娘，懶待會客，他又不信。』又華將鼻子往上湊了湊，指着小婢，笑道：『調歪的小糊猴，再會編謊。』不過你姑娘適才還和我這樣殷勤到了你嘴裏，便掉花槍兒了。我若是娶得你姑娘，進門不抽掉你的腿筋，我不算姓劉……』春嬌這時候又氣又急，勉強讓他坐下，小婢捧上一鍾醞茶，劉又華涎着臉，笑道：『我打聽得你吃了老驢的虧了，爲何』

不想報仇老驢這幾天氣出病來睡在床上唱啾啾調呢你若是不忘記
我有心和我好我已經向醫生要了一包毒瘋狗的藥兒只消扭着他耳
朵灌下去包管送他往升天國：春嬌吃了一嚇忙攔着說道這逆倫
重案如何做得他那一晚也不曾欺負得我我犯不着替你們做這人命
干證又華拍手笑道我不料你這人還這樣腐敗文明時代這孝字是再
用不着了死一個老子只當死掉一條狗我母親若是要嫁還可以另行
自由結婚不比當初沒了丈夫便該守節這是一舉兩得的事再好不過
你倒轉來這樣衛護他可知道你心裏只有老驢不會有我豈不叫我聽
了難受春嬌冷笑道我也不一定替他衛護只不過因為我一個女孩子
叫你們父子傷了和氣我心裏也有些過意不去你若肯聽我的話却不
可安這歹心又華忙道萬一老驢病好了又來和你糾纏你怎樣呢春嬌

笑道。我只是不。忘。記。了。你。……說着。便。將。一。個。粉。頸。漸。漸。低。垂。下。去。又。華。見。他。這。羞。容。媚。態。話。又。說。得。可。憐。頓。時。心。裏。癢。將。起。來。舉。止。動。靜。越。發。難。看。春。嬌。抬。頭。說。道。夜。色。已。深。了。少。爺。快。請。回。公。館。罷。少。停。我。也。要。就。寢。不。能。奉。陪。少。爺。長。談。劉。又。華。到。此。才。快。快。的。退。出。園。外。春。嬌。瞋。着。那。小。婢。說。道。糊。塗。了。頭。我。命。你。去。尋。誰。的。如。何。轉。將。這。廝。尋。得。來。和。我。鬼。混。小。婢。笑。道。冤。枉。麼。我。剛。跑。去。和。那。鮑。先。生。咬。了。一。個。耳。朶。他。轉。板。着。面。孔。和。我。說。了。一。大。篇。文。縐。縐。的。話。我。又。不。大。懂。的。只。記。得。他。說。甚。麼。蕭。郎。陌。路。轉。眼。分。飛。你。姑。娘。自。有。你。姑。娘。的。事。又。何。必。牽。我。入。這。重。魔。障。瞧。他。那。神。氣。還。不。像。和。他。借。黃。豆。種。似。的。陰。惻。惻。的。冷。得。要。死。我。勸。姑。娘。也。不。必。去。理。他。多少。關。老。官。想。同。姑。娘。說。句。話。兒。還。不。容。易。姑。娘。此。番。折。着。身。分。老。俯。就。他。他。還。不。體。貼。姑。娘。的。着。思。世。上。再。沒。有。像。這。般。的。傻。春。嬌。沈。吟。了。一。會。

笑道。這。人。真。是。古。怪。可。知。他。是。錯。會。了。我。的。意。思。了。難。不。成。我。程。春。嬌。也。是。尋。常。脂。粉。和。我。見。一。見。便。自。擺。脫。不。得。然。而。照。他。這。冷。面。冷。心。或。者。從。情。場。裏。翻。過。一。個。筋。斗。來。的。也。未。可。知。像。這。樣。轉。引。動。了。我。的。好。奇。念。頭。偏。要。去。問。他。既。然。怕。惹。情。絲。那。一。天。夜。間。的。變。故。一。池。春。水。底。事。干。卿。又。何。以。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呢。：。想。到。此。便。回。頭。笑。問。道。你。可。請。問。他。的。表。字。沒。有。小。婢。笑。道。這。却。沒。有。問。着。旁。人。有。認。得。他。的。說。他。住。在。虹。口。第。七。條。弄。裏。九。十。九。號。門。牌。春。嬌。當。時。便。記。在。心。裏。自。是。以。後。每。逢。登。台。便。都。留。意。那。少。年。過。了。幾。日。忽。然。看。不。見。那。少。年。蹤。迹。正。有。些。疑。惑。却。好。歲。靈。仙。偈。着。他。去。瞧。乾。爹。的。病。他。便。趁。這。當。兒。帶。了。小。婢。坐。着。自。己。包。車。徑。自。到。了。虹。口。數。清。了。那。門。牌。號。數。只。見。小。小。兩。重。樓。屋。敞。舊。不。堪。遂。用。手。敲。了。敲。門。便。聽。見。樓。梯。上。走。下。一。個。人。來。將。門。開。放。見。是。春。嬌。不。覺。露。出。

驚惶顏色春嬌笑嘻嘻的說道鮑先生久違了我是特來奉訪的那人忙道不敢不敢玉趾下降理宜延接無奈蝸廬偏仄穢褻不堪不合久瀟芳躅姑娘還是自便的好……說畢又手攔着那門好像防春嬌要搶進去似的小婢氣憤憤的發話道你這人也太慳慳了我們又不是大夥強盜從遠道兒巴巴跑得來如何坐都不容我們一坐……那人無奈只得側轉身子引他們主婢上樓春嬌見那窗子上雖然也罩着幾幅洋紗却已被風吹得變了顏色室中無多陳設除得對面安放着一架破鏡其餘的板壁却没有字畫一例的全粘着戲單戲單上都有程春嬌三個大字這時候那小婢已揀了一張潔淨椅子用手帕墊着春嬌剛才坐下那少年已捧上一鍾清茶放至春嬌面前說道這茶不中吃姑娘漱一漱口罷……然後整襟危坐眼觀鼻鼻觀心只低着頭不再開口春嬌搭訕着問道

先生這些時。到沒向我們園子裏去。走動少年。抬頭將春嬌望了望。沈着聲音。說道。落拓半生。本不合縈情聲色。只不過仰慕姑娘。天仙化人。以得觀顏色。爲幸。凡遇着姑娘登場。却不曾一次。沒有鄙人足迹。春嬌扭頭笑道。奇呀。自從打發婢子奉請之後。便不常瞧見先生身影。我方恐唐突高賢。致遭擯斥。先生說的這話。我轉有些不大明白了。少年微笑了。笑說道。阮囊羞澀。度日維艱。聽戲之資。已由頭等客座。減至二等。由二等。又減至三等。現更由三等。減至柵欄以外。我瞧見姑娘。姑娘自然瞧不見。我春嬌臉上。一紅。笑道。先生既這樣拮据。又何必日日跑去聽戲呢。少年嘆道。食色天性。盡人皆然。我雖不能妙解音律。却是一天不去瞧姑娘的戲。便覺得神氣蕭索。寢饋不甘。這也說不出個道理。春嬌點了點頭。又揚着脖子問道。然則你那一夜救我出險。可想由戲園裏跟隨我們出去的了。謹承。

厚愛耿耿不忘。少年笑道：那是鄙人逢場作戲，聊與劉癡子取笑。姑娘說的這愛字，還加不上敬謹奉璧。鄙人不敢覲然承受。春嬌紅着臉，笑道：你知道那監禁三個月的罪名是誰替你營救得脫？少年正色道：那不消說得自然是姑娘的鼎力了。鄙人既甘冒不韙以犯難，姑娘自當謀贖罪而解囊稱物，平施量情，而與是我不必去謝。姑娘，姑娘也不必謝我。春嬌又問道：聽說先生在學校裏充當教員，這事也狠辛苦，所入薪俸可够使。用麼？少年笑道：鄙人不肖，身犯刑律，校長已將我的職務辭掉。春嬌驚道：哎，這不是我累了先生？少年笑道：姑娘說那裏話？我上無父母，下無妻子，閒雲野鶴，隨遇而安。本擬遄返故鄉，只因僮奴一日不死，不利姑娘的心。決然也是一日不死。鄙人護花無力，仗義有心，所以遲遲吾行。至今日仍勾留海上，這全係我願意孤行。其是却與姑娘毫沒相干。春嬌聽到這

裏止不住一陣心酸幾乎流下淚來又恐吃那少年看見忙強作笑容說道劉姓父子我已拿定注意以後決不再去理他你瞧可好不好少年笑道姑娘這又何必呢你不理他他不見得便不來理你世界上像這樣奸商你叫他賑濟災民籌辦公益他便和割肉挖肝一樣再不肯破費一文半鈔惟有這美人魔力足以使其傾家蕩產爲金錢謀流通舍此更無良策好在姑娘的爲人我們雖然沒有深交我早瞧出你英氣內含鋒鋦不露若果和他們遊戲三昧近既可假母之歡遠亦可紓父兄之困只不過保特全璧不墮落這女兒身體鄙人所期望姑娘者在此姑娘不玷辱自己清族者亦在此好自爲之勉圖後會今日的話已說得多了外間耳目最容易飛短流長姑娘此番降臨已足慰我平生的希望此時便請下樓罷……春嬌見他說得這樣斬釘截鐵便也不再留戀攜着小婢下樓

驀的想起還不曾問那少年名字。剛待開口，那少年已從衣袋裏掏出一張名片遞給春嬌。春嬌一望見上面印着鮑秋坪三字，不覺失驚，說道：「原來先生便是著那新拳術講義的一位大體育家，幸會，幸會，這就無怪那劉老頭子不是先生的敵手了。」（上文情事在此一補）秋坪含笑點了點頭，拍的一聲，已將兩扇門關上。春嬌坐入車裏，沈吟了一會，先前本不敢去看劉馥的病，到此咬了咬銀牙，忽的一個轉念，將一隻繡鞋向車板上蹬了一下，低低說道：「劉公館……劉公館車夫，拔起雙腿，便直向劉馥家裏進發，抵到門首，春嬌下車，望着小婢，笑道：『你先和車夫回去，我在這裏有一會耽擱，等到十一句鐘再來接我，不遲。』小婢答應，徑自走了。門房裏剛坐着幾位家人，忽然見春嬌姍姍而來，都各詫異，慌忙起身迎接。又要替他引導，春嬌笑道：『狼用不着勞動，諸位這路徑是我走熟的，不怕吃。』」

拐子拐了去說着。早分花拂柳的穿過幾重房屋。剛剛走近劉又華住的。那所書房。只聽見裏面一陣笑聲。自家便停了脚步。忽的有個油頭粉面的俊俏小廝。伸頭向外面望了一望。通紅着臉。笑問道。春姑娘是幾時進來的。怎麼悄沒聲兒不給人知道。又華聽見小廝說話。早在屋裏裏喊道。哎呀寶貝來了。快請進來坐。春嬌此時已看見又華。只穿一件湖縐小襖。雙手插在腰裏。繫那褲帶。便笑說道。我是特來瞧大人的。停會子再和你廝見。（都在有意無意之間）又華那裏肯答應。早將春嬌膀臂一扯。扯入裏面。咧着嘴笑道。這可瞧出你這人的心了。怎麼只瞧大人不來瞧我。春嬌掩口笑道。你又不曾害病。又華笑道。我若是真病了。呢春嬌也笑道。你果然肯爲我病了。我便日日來夜夜來到那時候。只怕你嫌膩煩……劉又華自從結識春嬌以後。却不會聽過樣甜言蜜語。當下骨頭縫裏都

癢將起來連忙說道好人你若果真愛我我又不是畜生亡八旦歡喜還歡喜不來那裏有膩煩的分兒只怕你說的話是口不應齒春嬌將脖子一低淡淡的向他飄了一眼含笑說道信不信還不由你又華急道我信我信……說着又成大套的罰了好些毒誓趁勢便嬉皮涎臉想和春嬌並坐在一處春嬌避讓不迭指着窗外笑道放尊重些休得吃小廝們瞧見你我要好也不在這一時半刻……又華聽見他這樣說法像奉了聖旨一般那裏敢再違拗真個規規矩矩披好了衣服一面鈕着扣子一面笑說道你瞧我比那老驢長得誰俊春嬌故意將眼皮子一紅哽咽着說道我也叫做沒法其實論我心裏……說了半句那半句便不能出口一朵一朵的羞雲直向鬢角旁邊滲暈起來又華瞧着他這樣嬌俏情形心裏拍拍通通跳了幾跳登時口乾津涸舌頭硬了半截呢呢喃喃也不知

他是說甚麼。剪直和那臨。嚙氣的死人。謔語一樣。刻畫入微。良久。良久。方才笑道。你可憐我。則個便和我盤桓。盤桓罷沒的跑去。理那老驢。則甚。春嬌站起身來。笑道。這可不能。我今天原爲着一件事。想和他商議的。不怕你笑。近來需着五六千銀子。使用除掉他別處。也沒設法。又華忙道。我有我有你等一等。我取出來給你。春嬌將個粉頸。搖得像博浪鼓似的。連連說道。不用不用。我是無功不受祿。你便取出來。我也不領你。這情又華急得臉皮通紅。扯着他說道。你這人真是古怪。平時給你東西。都是推三阻四。點出春嬌平日身分。難道老驢的銀子是香的。我的銀子便是臭的。你說無功不受祿。敢是鳴鳳里那齣把戲。你當真上了他的當了。春嬌輕輕向他肩頭上一拍。佯嗔帶笑的說道。你休得亂嚼。舌頭看我來。擰你這嘴。又華知道他已不堅拒。直樂得連躡帶跳。忙忙跑入內室。沒多。

一刻功夫笑嬉嬉的取出一張五千兩的支票向春嬌纖手裏一搵低低說道你先拿去用罷若是不够我明天再補給你春嬌一笑用一個小皮夾子將支票摺疊好了藏在裏面說道等一天我有了款子便行奉還又華登時急起來嚷道你和我兩個人便算是一個人我的銀子就是你的銀子這奉還的話虧你說得出口也叫我聽了寒心好人你若瞧這銀子情分幾時和我親熱親熱我便立刻死了眼睛一定閉得緊緊的絲毫怨恨都沒有春嬌想了想笑道這事也難預定我一經得了機會自會來尋你你却不許和我纏繞鬧破了兩下須不好看（一想字有許多經濟在內預爲下文張本）又華偌偌連聲忽的急出英語來也斯也斯的說個不住眼睜睜的望着春嬌轉入後進還暗暗說道這銀子用得真快活不然他那裏肯向我這房裏坐得恁久單論他那半句話兒足值五千若

再將下半句說出來。我少不得定要送他一萬（嗟乎，美人半句話，便值五千海內同文，終日執筆，連篇累牘，刺刺不休者，其價值比此何如也。爲之一嘆。）劉馥房門外面正站着許多僕婦，一見了春嬌，大家都笑起來。忙不迭的搶進去報個喜信，再說劉馥自從那一夜失敗之後，又氣又恨，又羞又怕，到底老年人禁不得一點風浪，溜回家裏，便大發寒熱，把幾個姨太太忙得和花蝴蝶似的一面請醫生，一面求菩薩，鬧得家翻宅亂，問他得病的緣故，他又說不出口，昏糊時候，滿嘴都提着春嬌衆人瞧出他的心事，不由酸風大作，醋海瀾翻，背地裏罵道：「倒瞧不出這老不死的，年逾花甲，還弄個相思病兒，害着耍子，委實活得不耐煩了。」七姨太太看過，便打發人去請春嬌，誰知春嬌那時候正和歲靈仙賭氣，再也不肯來見劉馥（不肯來妙，肯來尤妙）所幸劉馥吃了幾帖藥，這幾天已漸漸

全愈也懊悔那一次手段做得太辣怕春嬌從今以後要和自己斷了交涉長日價愁眉不展短嘆長吁打算回復了病體再籌劃別的進行方法（一息尚存此志不懈慾海中誤盡多少蒼生哀哉）不防這個當兒耳朶裏忽然聽見春嬌二字真似瑯瑤鐵索追回地獄之魂飄泊孤舟得覩海天之岸也說不出他的歡喜直着喉嚨只管喊請裏面坐……請裏面坐春嬌扭轉身軀早有人替他打起門帘翩然而進一眼看見劉馥橫躺在床上一邊放着烟盤烟燈四姨太太揵着大肚皮兩條腿壯得和水桶一般喘吁吁的正替劉馥燒烟劉馥剛吸了半口見春嬌進來笑得噙了眼淚鼻涕鬧成一大片接連又是一陣喘嗽四姨太太忙着站起身子想替他捶背極不防劉馥將他使勁一推從搭板上跌向地下哄通一聲跌了一個兩頭毳的大元寶四姨太太氣得扒起來就走一路老砍頭老殺

才罵得出去。春嬌十分好笑。早提着嚶嚶鶯聲說道：「乾爹保重。好多日不見。真個清減了許多……劉馥想起鳴鳳里的情事。把不住臉上一紅。見房裏沒有別人。不由滴下幾點淚來。（好米湯怕灌到隔壁去了）哽咽說道：「我以爲今生不得和你見面了。難得你還這樣多情多義。巴巴的趕來看我。叫我變驢變馬也難報答你。正是

得見玉人 半天得月 無以媚之 只有一泣

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社會滑稽小說

活現形

第一集

江都李涵秋著

第四回 談寶物僮奴發狂言 施妙計父子演活劇

春嬌見他這肉麻樣兒，已是氣往上冲，只得勉強忍着笑說道：「我那一天，不思量乾爹只是分不開身，今天才得着閒暇，乾爹不要見怪。」劉馥笑道：「我這病可是冤枉了？早知道你不記我的仇恨，我們從鳴鳳里分手以後，第二天便該到你園子裏去陪罪。」春嬌癩癩的，笑道：「乾爹還提這事呢？不知那裏跑來這個冒失鬼，硬生生和人家做對……」劉馥聽見他這口氣，覺得出自意外，忙笑問道：「你也恨他？」春嬌扭頭笑道：「我怎麼不恨？」劉馥拍手笑道：「你這孩子真怪，幾天不見，竟換了一個人了。」（恐讀者誤會，特借劉馥口中一點）心肝，你若真是真個有心，快上床來替我燒一口大烟，春

嬌掩口笑道。我不會弄這個。還是請你那胖姨太太來燒罷。劉馥忙道。快不要提他那一身臭肉。比瘟豬還難受。沒的薰壞你這姣怯怯身子。老實還是我自己動手罷。你陪我在床邊上坐一坐……說着便揎拳擄袖。倒向床上去挑那烟膏。春嬌遠遠的斜簽着身子。坐在一邊搭訕着問道。乾爹近來飲食還好。劉馥忙道。不瞞你說。先前因爲想念你。連薄粥都喝不下。肚如今你既來了。我的病想是見你。害怕早溜得不知去向。今晚一定可以揣三大碗老白米飯。將來你給我一張玉照。把來供在我房裏。包管惡曜遠避。吉星照臨。——却不道是散相思的五瘟使。春嬌嫣然笑道。我的像片有甚麼希罕呢。徒然叫你們姨太太見了。生厭。劉馥正色說道。他們敢嗎。老實說我娘和老子的影像。除得大除夕裏拿出來掛一掛其餘一年到頭和他也沒有交涉。至於你的玉照。又不然了。拿玉龕子供着金

葉子鑲着從早到晚對着你磕一百個頭九十九個都不算總要磕得你姑娘回心轉意不把我當做外人看待便將我這份家產全都送了你我情願（又來賣弄了看他下文全不相應）春嬌抿嘴一笑說道乾爹休說這樣的話沒的折了我們小孩子福分……說話當兒早瞧見劉馥左臂上套着一支羊脂白玉的玉鐲最奇的是鐲裏面隱隱露出一條紅線蜿蜒曲折有鱗有角有頭有爪鮮活無比（真好寶貝骨董家見了一定流涎）他便一畝身子伏在床上用手摩了摩笑得合合的說道這紅線一定是假的等我來試試看說着便用指頭向口了醮了一些香唾故意去揩拭劉馥忙將烟槍失落指着鐲子說道這東西那裏會假他是大有來歷的我在年輕時候跟隨左文襄左大人向關外勦那回匪平定以後他們都知道我是左大人的心腹沒有一人不來巴結我當時有個鬘

寶回子便送了我這支錫。又告訴我這玉受了日月精華裏面藏着一條活龍。每逢天要下雨。這龍便在裏面張牙舞爪。躍躍欲動。帶在膀臂上。無論遇着甚麼意外危險。可以保得住人的性命。其時我也不甚相信。賞給他二百銀子。便將錫子收下來了。說也奇怪。大營回國道過烏魯木齊。那一帶地方却是山深林密。絕重崖。我和着一隊兵士在後面押着輜重。我坐的是一輛騾車。車子上邊全放的箱籠行李。少說也有三五百斤的重量。兩匹騾子拖着還慢騰騰的向前挨命。這一天走上一條峻嶺。那嶺插在半天裏。兩邊都是峻坂。騾車上來却還容易。誰知要下去的時候。一眼望去。深不見底。那騾子都驚慌起來。一步一步的走得很慢。我是少年性急。不知輕重。無意將鞭子揚一揚。騾子把不住滑往前一傾。我便從車沿上一個筋斗直滾到半山裏。那騾和車子也飛也似的奔馳下來。格蹬。

蹬一聲竟從我身上碾過……春嬌聽到這裏蒙着粉臉急道乾爹不要再講罷我害怕呢這一來乾爹不是要粉身碎骨……劉馥忙安慰着他笑道好心肝你不要害怕我還好好的活在這裏哩原來我却絲毫不會傷損八隻蹄子和四面大車輪踏在我身上我將肚皮挺了挺他們便過去了我跳起來望一望連半點血口子都沒有你道爲什麼緣故呢却是這支玉鐲的好處我到此才知道他是件真寶貝後來被左大人知道了他愛這鐲子不過想我讓給他願意出一萬二千銀子的重價我那裏肯答應後來便因爲這事將差使辭掉不幹去年還有一個東洋人出到四萬了我理也不理我是有錢的人又不等着銀子使用難道還和他們去做買賣……春嬌早撒嬌癡的笑道既這樣乾爹便賞了我罷可肯不肯劉馥登時吃了一嚇重行笑着說道你和要別的東西無論再貴重些

我罰誓不打一個啞聲兒。至於一支玉鐲，是同我共過患難的。生前便是我的性命，死後還要分付我的兒子女兒，把來放入棺材裏，殉我的葬。：說着，將鐲子使勁往上掙了掙，又用袖口子掩着，深恐再吃春嬌瞧見。春嬌冷笑道：「這便瞧出乾爹的心了。平時花言巧語，似乎愛我，不過誰知一經提到這寶貝，便和我板着面孔。其實我是同乾爹取笑的。當真要你這支鐲子，虧你嚇得這種模樣……」劉馥見他是和自己取笑，也懊悔適才的話說得太急了。忙轉過口來，笑道：「心肝，你要我這寶貝，也不難。須得也將你的寶貝送給我。彼此算做公平交易。」春嬌笑道：「我身上除得是些珍珠鑽石，你也不希罕。那裏還有寶貝呢？」劉馥拍手笑道：「癡了頭，你的寶貝難道連自己都不知道，便是那個……那個……」接連說了幾個，那個春嬌頓時羞得滿臉通紅，只垂着粉頸，撚弄衣角，一聲兒也不言語，停了。

半晌方才。癩洋洋的說道：乾爹和我講了這大半天，想也有些辛苦了。我且別過乾爹，過一天再來。瞧你……依劉馥意思，那裏肯放他走。無奈園子裏的包車又來接他，催促他回去。扮演劉馥，沒法祇得眼睜睜的望他出了房門。自己又在後面笑喊道：春嬌，你若果然愛我，這錫子你隨後可常常的跑來，走動我都有得給你。（見春嬌真要便如彼說，見春嬌不要。又如此說，想見老奸巨猾）春嬌也不理他，徑自走了。不會隔了幾日，他早悄悄的將那五千銀票藏入懷裏，對着葳靈仙扯了一個謊，說是去瞧乾爹。葳靈仙忙不迭的答應稱讚道：底到你是一個有良心的孩子。乾爹待你這樣好，你却也不會負他。早去早回罷，不要貪戀着和乾爹戲耍，誤了演戲的時辰。（何來此不入耳之言）諸君，你道春嬌當真去瞧劉馥嗎？誰知却不然。他一徑尋至虹口來會那個鮑秋坪，一見了面，秋坪驚

問道。姑娘。你又來。則甚。春嬌。笑嘻嘻的。說道。你試猜。一猜我來。幹甚麼的。秋坪。笑道。姑娘的心事。我那裏會猜得到。這不是苦人所難。春嬌。笑道。前承你那番教訓。我狠知道。感激。只是我年紀輕。凡事不知道。輕重。每逢人家贈給我的什物。都把來。交給我媽。可憐我爹。白養了我這女兒。一點好處。都沒看見。如今我得了一些款項。我媽並不知道。我又不大出門。認不得那裏。叫做銀行。想來。想去。只有你可以商議。你又是一個有肝膽的人。定能替我辦得妥善。便累你早晚向銀行去走一躑。將這銀子。滙給我爹。貼補貼補。家中薪水。秋坪。笑道。萍水相逢。竟委託我這樣重任。姑娘到不防我拐逃了麼。春嬌。嫣然一笑。指着秋坪。說道。你若果然拐逃。我也情願銀子算甚麼。罕物。饑不能食。寒不能衣。與其交給財奴。不如轉贈良友；說着。早從懷裏取出那張票子。向桌上一擱。笑道。這數目。雖是五千。你

替我匯四千到安徽其餘一千留給你在這裏支持三月五月也不枉我們認識一場：當下又將如何騙取劉又華的話說了一遍秋坪慨然嘆道鄙人青衫涕淚淪落半生酒讌歌場也結識了好多朋友但是提到銀錢兩字他們便冷譏熱諷避若仇讎冷灶無煙故人信斷車裘與共更無其人不料姑娘高情雲漢惠及寒儒我鮑秋坪生也有涯佩德無既但有一層姑娘以買笑之金作解囊之助與之者固爲厚貺受之者未免傷廉我近來孤憤著書尙堪挹注千金之贈務請收回成命鄙人斷不敢領至於匯款一事我自當替姑娘稍效微勞（見義則勇爲臨財不苟取劉家父子一段文字之後不可無此筆墨解穢）春嬌驚道哎呀鮑先生你的性情竟這樣孤僻麼哦我也猜着了你左右不過鄙棄我執業微賤若是收了我這不義之財便玷污了你的清白可不是照這樣看起來我

既。做。了。墮。溷。的。落。花。料。想。今。生。今。世。再。沒。有。人。肯。憐。惜。我。的。了。……說。到。這。裏。不。由。珠。淚。縱。橫。把。一。方。桃。紅。綢。手。帕。子。搵。得。透。濕。秋。坪。見。他。這。嬌。啼。媚。泣。心。裏。好。生。難。受。忙。笑。說。道。姑。娘。你。又。錯。會。了。我。的。意。思。了。以。姑。娘。這。樣。人。物。裁。花。作。貌。鏤。玉。爲。心。我。便。買。絲。繡。你。鑄。金。事。你。還。恐。怕。畫。王。牆。唐。突。西。子。如。何。敢。鄙。棄。姑。娘。既。不。蒙。俯。諒。下。情。便。將。這。一。千。銀。子。放。在。這。裏。我。自。有。斟。酌。……春。嬌。見。他。肯。收。這。銀。子。方。才。破。涕。爲。笑。哽。咽。語。道。我。和。你。都。算。是。飄。泊。江。湖。見。得。沒。有。一。個。至。親。骨。肉。你。須。知。道。我。唱。這。戲。也。是。出。於。無。奈。萬。一。天。假。其。便。能。够。跳。出。這。火。坑。我。也。曾。讀。過。幾。年。書。也。認。得。好。些。字。將。來。還。可。以。入。學。校。裏。去。求。學。你。如。果。真。不。鄙。棄。我。我。們。便。好。好。的。做。一。個。異。鄉。知。己。你。可。願。意。不。願。意。秋。坪。忙。道。願。意。願。意。只。求。姑。娘。不。要。告。訴。別。人。彼。此。名。譽。第。一。要。緊。春。嬌。扭。頭。笑。道。這。怕。甚。麼。我。們。是。清。

清。白。白。的。難。不。成。因。爲。這。男。女。分。別。便。不。該。往。來。親。密。秋。坪。嘆。道。你。提。到。這。裏。轉。觸。起。我。的。舊。恨。來。了。我。是。愛。河。沈。溺。重。翻。長。恨。之。歌。瀛。島。微。茫。竟。少。乘。槎。之。路。負。人。負。己。百。喙。奚。辭。憐。我。憐。卿。孤。飛。自。惜。春。嬌。不。等。他。說。完。忽。的。對。着。他。端。相。了。一。會。詫。異。問。道。然。則。你。也。曾。到。過。日。本。麼。秋。坪。冷。笑。道。不。到。日。本。我。何。必。作。此。無。病。呻。吟。呢。……春。嬌。當。下。便。要。強。着。他。叙。述。已。往。的。事。迹。秋。坪。笑。道。這。段。歷。史。狠。長。一。時。也。說。不。盡。等。過。一。天。我。們。得。了。閒。暇。再。慢。慢。告。訴。你。罷。春。嬌。點。點。頭。便。別。了。秋。坪。徑。回。園。裏。果。然。不。到。十。天。工。夫。已。接。到。他。父。親。由。安。徽。發。來。的。家。信。上。面。明。明。寫。着。收。到。五。千。銀。兩。春。嬌。頓。脚。急。道。鮑。秋。坪。竟。這。樣。固。執。我。分。付。他。的。話。並。不。會。照。着。去。辦。我。到。要。前。去。責。問。責。問。他。看。他。對。着。我。有。何。解。說。……想。到。此。忿。忿。的。思。量。去。會。秋。坪。（不慕秋坪之清高，轉譏秋坪之固執，全寫小女孩兒一

相情願心事。剛才打了這個主意，不防他媽。歲靈仙早笑嬉嬉的跑得進來。劈口說道：你乾爹適才打發人來接你。今天的戲都替你告了假了。萬一來不及回家，便在那邊盤桓一夜也好。這是我分付你的，你却不須。囁強（事便不妙）春嬌吃了一嚇，也猜出也媽的話中用意。忽然轉了一個念頭，暗想：我到要瞧瞧他們怎生擺佈我。我若畏避不去，固然媽不肯允許，也不見我程春嬌的手段。隨時放下一副笑容，侃然說道：我也正想乾爹呢。媽既容我在那邊過夜，我落得和乾爹多談談體己兒，也叫乾爹感激媽的好處。歲靈仙大喜，拍手笑道：這才是千依百順的好孩子呢。媽將你當親生女兒看待，只有指點你向上巴結，難不成還有錯道兒給你。走他老人家一輛簇嶄新鮮的汽車，停在園門外等候你，便趕快去罷。時間也不早了。春嬌也不答應，便忙忙的換一套華麗的衣服，重研粉黛，細

點鉛黃越顯得腰肢柳弱顏色花嬌。嬌嬈嬈婷婷坐上汽車風馳電掣竟自來見劉馥……且慢且慢。葳靈仙今日對着春嬌爲何有這番舉動呢。原來世界上最可愛的是銀子最可憐的是女子（言之慨然）劉馥自從那一天見春嬌愛上自己那支玉鐲心裏雖然割捨不得然而要想達我的目的若不重重的出一筆代價如何博得美人回心轉意因此躊躇再四後來畢竟因爲玉鐲易求佳人難得咬咬牙齒決意拿只一支玉鐲做一個鈞蝦蟆的金錢鈎鯉魚的香餌又恐葳靈仙留難益發將他喚得來明目張膽的和他商議若得春嬌在這裏住一夜酬謝葳靈仙二千塊洋鈔常時交割一半等事成了再交割一半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葳靈仙早沒口子的承認下來只悄悄的瞞着春嬌罷了（我爲春姑娘捏一把汗）至於他公館裏上下人等沒有一個不知道這事那七位姨太太雖然

不大滿意却也不敢來干涉。劉馥對着他們可算是過了明路的了。在幾天頭裏便忙着將東首一座小花廳名字叫做隨斯軒的收拾出來。隔了一間做臥室。陳設得十分精雅。因爲那地方甚是僻淨輕易沒有人到好借此做一個藏嬌金屋。你道他這軒的名字爲甚麼取這隨斯兩字呢。也是當日劉馥起造這園亭的時候覺得裏面亭台花木。棊几湘簾。眞算得是個洞天福地。特地託出人來巴巴的向那大書家清道人介紹。乞他親題匾額。每字一百元。按字計算。清道人高高興興便提起如椽大筆替他寫了這三個大字。說也奇怪。那隨字却寫得極長。酷像他小姐的粉臉。斯字又寫得極短。脫胎他令郎的尊容。懸在一座六角小門上。雖然望去不十分好看。然而因爲是名人手筆。刼也沒有人敢來訾議。 (眞是出奇無窮) 閒話休提到了。這一天劉馥在那小花廳上閒踱了一會。見所有的

佈置均已妥妥貼貼，直喜得他抓耳撓腮，心口商量着，笑道：「春嬌春嬌，不怕你再狡猾些，大約此番不能逃出我的掌握。」小花廳既不比昇仙樓，隨斯軒又賽過鳴鳳里，看有誰冒失鬼再闖進我家裏來和我討債。（舊事重提，使人益發害怕，春嬌奈何）說畢，重行跳入他的內室，呼呼的吸那大烟，這叫做提一提，儂紅倚翠的精神，壯一壯，竊玉偷香的胆量。（故作驚人之筆）再說春嬌下了汽車，由家人們引得進去，剛剛走入那條極長甬道，迎面忽然跑出一個人來，彷彿流星報馬似的，氣急敗壞，攔着春嬌說道：「哎呀，你怎麼竟來了！我打聽得老驢不懷好意，正待向你那裏去給信，不防却撞着你。」春嬌微微將星眼抬了一抬，笑道：「敢是你爹要害我的性命。」（答得妙）又華急道：「果然將你性命害掉，倒也罷了，這叫做他也不想，我也不想。」（此一答妙，玷辱情字極矣）春嬌一掉頭，見那家

人還立在身後，便笑說道：「我和你們大少爺談句話兒，不消管家在此伺候……家人一笑，方才出去。」春嬌重行笑道：「若是與我性命沒有妨礙別的事，都不打緊。又華忙道：「你難道不懂我的意思？」春嬌笑道：「你的意思我自理會得好，便好不好？我就同他翻轉面皮溜出來陪你消遣這長夜。你這索在書房裏靜聽我的消息……」又華聽見這話，笑逐顏開的說道：「這話當真？」春嬌冷笑道：「我幾時騙過你的……」說着頭也不回，穿過甬道，進入內室。許多僕婦此時都瞧着他，儘笑替他打起門帘。春嬌像花蝴蝶一般，搶至劉馥面前，格格的笑道：「乾爹，你老人家今天打發人去接我，我歡喜的了不得。我得着這信，便跟汽車來了。媽還分付我就在爹這裏過夜，不消回去呢。」劉馥笑道：「這才是知情識趣的好兒子呢。你知道乾爸爸着實愛你，斷然沒有錯道兒給你走。等我再抽兩口大烟，領你到一處好地。」

方去賞鑒。鑒這房裏耳目衆多，想你也嫌着不大方。便（推已及人，真是想道）春嬌點了點頭，便靜靜等了一會。劉馥將烟抽完，抖抖衣服，又骨都骨都喝了半碗茶，然後笑嘻嘻的攜着春嬌的手，說我們去罷……兩人穿了幾重房屋，剛剛走至那隨斯軒的六角小門，劉馥便站下來，指着那白地綠字石匾，笑問道：你瞧這斗方大字寫得怎樣？春嬌抬頭一望，抿嘴笑道：我瞧不好字畫，又不整齊。那裏跑出來一個長隨，一個小廝（清道人之狡猾，在春姑娘口中一點）劉馥被他說破了，登時臉上通紅，幸喜他面皮還厚，裏邊的紅暈輕易顯露不出。春嬌也不曾留心，早已跑得進去，一眼瞧見那太湖山石堆砌得玲瓏剔透，一帶魚池彎彎曲曲，映着那將落未落的斜陽，異常好看。他早順手摘了許多薔薇花，伏在石欄干上，一朵一朵的打那水面上的游魚。劉馥此時已先行踱入屋裏向他

招手說道春嬌你儘管在外間淘氣則甚且進來瞧瞧我替你佈置得這樣精美床榻春嬌見了笑道哎呀這地方冷清清的鬼也尋不出一個我獨自睡在這裏一定還要害怕（偏如此說妙絕）劉馥咬牙裂嘴的笑道好兒子你若是果真害怕乾爸爸便來陪你春嬌向他輕輕啐了一口低下頭也不言語（成竹在胸毫不畏懼是好春嬌）劉馥瞧他這神情把不住自家那顆心好像自鳴鐘搖擺一般滴落滴落跳個不住喘呼呼的盤膝向炕上一坐吆喝道左貴快泡茶來快泡上上好茶來……說畢這話只見從左廂裏走進一個鬚髮皓白七十多歲老人家出來喉管裏哮嘍哮嘍的只聽見痰嚮你道劉馥今天爲何使喚這老廢物呢原來他也有他的心事他和春嬌原是秘密的勾當家人多了不免有些礙手礙脚所以特特的挑選出這左貴叫他此刻照應茶水停會子伺候酒席其

他的男女僕婦一概驅逐干淨。其實論這左貴在先，原和劉馥是老同事。都跟隨過左文襄。左大人的那時候，劉馥年紀還輕，對着左貴，口口聲聲都喊他做老伯。如今劉馥闊起來了，左貴免不得投奔了他的門下。當初是伯姪的稱呼，目下却有主僕的名分。我替左老伯設想，一定不免有身世滄桑之感呢。左老伯顛巍巍的捧上兩份白粉磁的茶盞，放在炕几上。必恭必敬垂手站在劉馥身後。劉馥掉頭一望，弩目喝道：你快滾出去。不呼喚你，你却不容許進來。左老伯巴不得這一句，他早躲入廊檐底下，念他南無波羅多羅三藐三菩提的心經去了。這裏春嬌陪看劉馥，有得沒得的說了好些閒話。一會子電燈齊明，照見那張大餐桌上，刀叉鮮妍，瓶花欲笑。左老伯已帶入一個小廝來，替他們調排桌椅，陳設菓饌，却一瓶酒兒也沒有。（何物老奸，殆以自家施人者，亦恐人轉而施諸己也，爲之絕

倒。劉馥便讓春嬌向上首坐地。春嬌先裝做不曾瞧見入席之後，忽的鼓起兩片小腮頰兒，動也不動。劉馥叫他吃菜，他也不吃，嚇得劉馥手足無措，忙問他爲甚麼生氣。春嬌冷笑道：「我知道我原是一個女伶，不配劉大人賞臉給我。到不會見口口聲聲請我吃酒，請問酒在那裏呢？這不是瞧不起人，以爲那酒值得兩三塊洋鈿一瓶沒白的，倒入狗肚裏，委實可惜……」劉馥聽他發起話來，深恐將好事決裂，忙笑道：「有酒有酒，我原怕自家萬一吃醉了，在你面前失了儀注，到反不好。既是這樣說，我左貴取出來，那邊房間裏攔的白蘭地酒瓶子多着呢。」春嬌冷冷的說道：「我也曉得這酒不是好東西，況且你的病新近才好，我也不忍心勸你多喝。放在席上見意兒罷了，不像你在那昇仙樓上那般死拉活扯，幾乎撞得我爛醉，問你這顆心有多麼狠。」（果報森然，請君入甕矣。）劉馥忙道：

我喝我喝只是喝得多了你不要嫌我酒臭春嬌笑道誰曾說嫌你的便是無論甚麼這清醒白醒的也叫人羞答答的沒意思……劉馥此時巴不得要討春嬌歡喜一疊連聲命左老伯取出七八瓶酒放在桌上自己又搶先開了一瓶替春嬌倒了一杯自己也仰着脖子喝了一杯笑道你既要我喝酒你須揀你那最得意的戲曲唱套給我聽春嬌佯笑道誰不知道我是唱戲的你偏生拿這事來調戲我丟我的面孔……劉馥大驚忙順手打了自己一個嘴巴笑道我講錯了姑娘休得埋怨我你怎說怎好我都依你春嬌笑道依我說我念一句唐詩你便喝一杯酒……劉馥忙道不好不好那唐詩有三百首呢每首八句也得三八二千四百句我那裏灌得了這許多（也使狡猾）須得也有個限制才好你名字叫春嬌便揀那有春字的詩句念一念罷這還有限（誰知却上了人家當了

春嬌笑道：「就是這樣辦也好。說着，隨即遞了三鍾酒過來，曼聲吟道：『宜春苑外最長條，閑嫋春風伴舞腰。正是玉人腸斷處，一渠春水赤欄橋。』」

劉馥翻着白眼，嚷道：「不得一首詩，如何到安上三個春字？敢是你編出來哄我春嬌正色，說道：『乾爹不相信，等我明天帶一卷唐詩來給你對證。』」

古本劉馥笑道：「唐詩麼？我也認不得一個大字，橫豎我喝就是了……」

說着，一口氣便喝得干淨，還拿杯子向春嬌照了照，春嬌接着念道：「宜春苑中春已歸，披香殿裏作春衣。」此時直引得劉馥哈哈的笑了不住。

指着春嬌說道：「妙極妙極，適才三個春字，還安在四句上，如今只消兩句了。你念詩的本領，很經濟。我吃酒的本領也爽快。你再念下去罷。」

春嬌一笑，又念道：「一春花事已闌珊。」

劉馥喝采道：「一杯春嬌又念道：『天放春晴滿浙山。』」

劉馥笑道：「又是一杯春嬌又念道：『今夜偏知春氣煖，春

風不度玉門關」劉馥笑道：「一杯又一杯，聽你這嬌滴滴的喉嚨，真比唱戲還好聽。我遇見你這般可意的人兒，便醉死了也情願……說到這裏，重新倒了一杯酒，顛巍巍的捧在手裏，笑道：「瞧你還有甚麼舌頭嚼，趕快嚼出來，我們吃了酒，好預備睡覺……春嬌見他灌了這十幾杯酒，已有些前仰後合，講出話來都不大清楚，心裏歡喜得甚麼似的，便信口念了一句道：「春宵一刻值千金。」劉馥猛將酒杯子向桌上一擲，拍手笑道：「好孩子，你也知道春宵一刻值千金嗎……說時遲，那時快，倏的跳起身子，便想來樓抱春嬌，不防春嬌再積伶，不過早就一扭柳腰，躲得過去。劉馥那裏肯捨，便順着那張餐桌，亂追亂趕，吃醉酒的人不消趕得兩步，被椅子一絆，一個倒栽葱，四仰八叉的跌在地上，手脚飛舞，不知道的，還疑惑劉馥在這裏研究新武化，實行操演他第十一路的潭腿呢。（陳鐵

生竟得此高徒，可賀可賀！（一笑）春嬌已經笑得喘不過氣，用纖手按着心口，嚷痛。左老伯不識高低，忙搶着前來扶他。吃劉馥一鴛鴦拐，踢中他的小腹，喃喃的罵道：「誰要老狗多事！我沒有媽，春嬌便是我的媽。我學二十四孝上的老萊子在這裏引他笑哩。他越好笑，我越快活。」（令郎非孝，老子又非非孝，可稱雙絕）左老伯忍氣吞聲，只得替他們擄了什物，徑自走他的清秋大路。這裏劉馥也不扒起，早從臂膊上褪下那支玉鐲，舉得高高的，望着春嬌，笑道：「你瞧這是甚麼東西！你若肯乖乖的伺候我，我將這寶貝便賞了給你……」春嬌見他說這樣話，便也毫不客氣，劈手奪過來，向臂上一套。劉馥也就趁勢扒將起來。春嬌躡上炕几，將電燈機關扭了，扭登時屋裏漆黑，伸手不見五指。劉馥喊道：「怎的怎的？」春嬌笑道：「我害羞哩，說了這一句飛也似的跑入房裏，可憐劉馥白睜着兩眼，東磕西

撞黑越地也摸進來硬着舌頭問道我兒你在那裏春嬌掩口笑道我
站。在這裏不是劉馥左摸右摸又摸不着他忙得氣喘噓噓（真定何苦
）春嬌在他背後使勁一推劉馥早和衣倒在床上這時候酒已在他肚
腹裏發作起來咕嚕咕嚕不住價响還一疊連聲催春嬌上床春嬌笑道
你先躺一會我還有點瑣屑事兒要去方便方便立刻就來奉陪……說
着早躡手躡脚一口氣跑出隨斯軒直奔劉又華那座書房而來再說又
華正在那裏老等呢等到三更時分還不見春嬌出來正自抓耳撓腮的
着急春嬌輕輕在窗外咳嗽了一聲又華又驚又喜忙問道你來了嗎老
驢怎肯輕易放你春嬌低低說道他醉得和死狗一樣此時已抬入內室
去了你這書房耳目不便你若有心我在隨斯軒裏等你快來快來不可
遲誤……說完了轉身就走又華不由心坎裏跳了幾跳只穿了一件短

直綴大踏步撲入隨斯軒剛近房門聽見床上蘇蘇的嚮直樂得心花怒放。不管三七二十一從黑暗裏揭開羅帳鑽入香衾沒命的將他老子一把摟入懷裏。劉馥只當他是春嬌也將他摟得緊緊的。（妙不可言我爲之噴飯）劉馥禁不住這一頓揉搓早呼啦一聲張開血盆大口將先前吃的酒菜對准又華直嘔出來算是奉敬他兒子一大皮杯淋得又華滿頭滿臉又華。驚問道你是誰。劉馥嘔了一陣心裏已經明朗也問道你是誰……當下兩人這才聽出口氣。劉馥怒不可遏罵道你這畜生胆子真大竟敢來強姦阿爹……一面說一面耳光子劈劈拍拍直打過來。又華羞恨交迸也施展出他的渾身蠻力拳腳交下父子倆扭成一塊打成一團。從牀上一直滾到地下。畢竟老年人挨不起打。劉馥沒奈何只喊救命。無如夜深人靜牆屋又高任你喊破喉嚨也沒有人聽見……春嬌哄騙

劉。又。華。之。後。他。早。轉。身。跑。入。七。姨。太。太。翠。雲。房。裏。翠。雲。正。因。爲。這。事。不。滿。意。劉。馥。慵。眉。怕。掃。睡。髻。斜。拖。懶。懶。的。和。衣。躺。在。榻。上。納。悶。一。抬。頭。驀。見。春。嬌。笑。溶。溶。的。走。進。來。不。覺。十。分。詫。異。笑。問。道。姑。娘。怎。麼。不。陪。老。爹。爹。睡。一。會。春。嬌。掩。口。笑。道。他。自。有。人。陪。他。要。我。則。甚。：。：。說。着。便。將。前。後。事。迹。約。略。告。訴。了。翠。雲。一。遍。翠。雲。指。着。他。笑。罵。道。你。這。個。小。促。狹。鬼。耍。出。來。的。把。戲。真。個。要。把。人。肚。腸。子。笑。斷。你。的。身。子。雖。然。落。得。干。淨。只。是。苦。了。我。們。大。少。爺。了。春。嬌。笑。道。這。是。他。們。願。意。的。我。的。香。餌。雖。香。魚。兒。不。上。鈎。我。也。沒。法。我。是。清。白。人。家。女。兒。難。道。白。叫。他。們。父。子。倆。玷。污。了。不。成。他。們。仗。着。有。錢。甚。麼。卑。鄙。齷。齷。的。事。兒。都。幹。得。出。來。我。的。這。番。作。用。算。給。他。們。一。個。教。訓。：。：。翠。雲。笑。道。好。好。瞧。不。起。你。這。點。點。年。紀。心。坎。兒。上。到。這。樣。聰。明。我。真。佩。服。你。時。候。已。不。早。了。等。我。悄。悄。的。去。瞧。一。瞧。他。們。風。色。敢。莫。真。個。香。

夢沈酣把個誤入天台的劉郎當做巫山神女嗎（偏作如此想、然而口吻却又妙絕）翠雲當時便帶了兩個僕婦含笑出了房春嬌笑道他們若是問你姨娘千萬不可說我在這裏翠雲點頭笑道這個我自理會得一個僕婦攜了燈一個僕婦便扶着翠雲剛走近軒門聽見他們父子倆正在裏面狂喊哩翠雲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大家搶得進去先將電燈開放照得滿屋子雪亮又華見有人來羞得夾耳根子通紅奪了手沒命的溜之大吉劉馥躺在地板上只是哼聲不止翠雲低頭笑問道老爺好好的爲甚又和大少爺打起來了你偌大的年紀凡事也應該忍耐些管教兒子也不須趕在這三更半夜劉馥哼着說道我還敢管教他嗎他平白跑進來同我淘氣的硬生生將我的一場好事又鬧得決裂了你們叫春嬌不要害怕我和這畜生拚命却不與他相干（可憐語情之爲害烈矣

哉。這時候衆多內眷同一班家人們都知道了。將一座花廳擠得黑壓壓的。有的在背後嘲笑。有的在面前勸慰。鬧得家翻宅亂。還是四姨太太。胖子力氣大使勁的將劉馥抱得上床。黑張飛的三姨太太便上前替他捶腿。劉馥從人叢裏張得一張忙問道。春嬌呢。如何不見他的影子。你們快去替我尋覓……衆人却都曉得春嬌躲在翠雲房裏。這些姨太太們誰不稱心滿意。那裏肯去多事。故意分頭向四下裏尋了一會。都說沒瞧見春嬌蹤跡。二姨太太又提著喉嚨喊道。我們後院子有個倒馬桶的。所在你們也該拿棍子攆一攆。怕春姑娘掉下毛廁缸裏去了……說畢將嘴一癢。笑得喘不過氣。（爲二姨太太掉去牙齒作一註解）劉馥聽見這話。伸手向床邊上亂拍。叫起撞天屈來。衆人做好做歹。命家人們取出他的烟燈烟槍輪流在房裏伏侍。人參湯燕窩湯燉得滾熱的。儘性往他

喉嚨裏灌劉馥依舊是長呼短嘆覺得這七八枝名花都解不來自家的心事一直鬧到天亮大家都不曾好生安睡……劉又華當時逃出隨斯軒失了新歡便思量故劍不如還同老婆去廝混廝混誰知他妻子強氏醋勁既是利害性情又極潑悍早就知道他鬧出這樣笑話恨不得一口將他吞入肚腹坐在房裏正沒好氣聽見脚步聲嚮強氏早惻惻的躲在房門背後又華剛跨得進來他冷不妨便給他個悶棍打得又華昏天黑地頓時矮挫下半截身子強氏也不開口扭着他耳朵拖入天井裏罰他跪個整夜自家早掩上門房解衣入寢又華自知理屈大氣也不敢出良久良久聽見強氏打起軒聲來他才扒得起身一溜煙躲入書房裏去了雖然欹在枕頭上翻來覆去那裏睡得着一時想到春嬌分明他給這樣苦頭給我吃（便比阿翁精明得多可謂雛鳳清於老鳳一笑）五千兩

白。花。花。的。紋。銀。只。買。得。老。驢。一。頓。耳。光。和。老。婆。一。條。悶。棍。我。若。不。報。此。仇。如。何。消。得。我。這。一。口。無。窮。怨。氣。……。讀。書。諸。君。大。凡。人。的。用。情。却。分。兩。種。一。種。是。高。尚。的。倚。肩。密。語。促。膝。低。吟。完。彼。堅。貞。憐。儂。嬌。小。這。才。是。君。子。愛。人。以。德。的。用。心。一。種。是。肉。慾。的。浪。擲。纏。頭。無。端。買。笑。處。心。作。繭。刻。意。雙。棲。既。因。愛。以。成。仇。遂。掀。風。而。作。浪。劉。又。華。便。做。得。這。一。個。人。的。代。表。他。在。第。二。天。便。下。了。請。帖。約。齊。了。他。的。一。班。筆。墨。朋。友。在。大。餐。館。裏。聚。餐。和。他。們。商。議。要。替。春。嬌。在。各。家。報。紙。上。竭。力。詆。毀。須。要。叫。他。在。這。戲。園。子。裏。不。能。立。脚。朋。友。們。既。然。擾。了。他。的。酒。席。少。不。得。勉。承。意。旨。不。多。幾。日。那。品。評。程。春。嬌。戲。的。論。調。早。變。換。過。來。不。是。說。他。聲。容。欠。穩。就。是。說。他。台。步。不。佳。諸。君。莫。小。覷。他。們。這。種。文。字。不。生。效。力。看。戲。的。人。多。半。是。以。耳。代。目。登。時。一。人。傳。十。人。傳。百。隨。聲。附。和。起。來。自。是。以。後。程。春。嬌。的。身。價。真。就。一。落。千。

丈。每。天。也。賣。不。起。座。還。有。跟。在。裏。面。喝。倒。采。的。只。急。得。個。歲。靈。仙。要。死。不。活。想。要。逼。着。春。嬌。到。劉。公。館。裏。去。賠。個。不。是。無。如。春。嬌。決。意。不。肯。答。應。歲。靈。仙。恨。他。刺。骨。便。不。似。前。時。看。待。了。漸。漸。的。挨。打。挨。罵。春。嬌。只。得。埋。頭。忍。受。再。說。劉。馥。後。來。也。知。道。那。場。變。故。是。吃。春。嬌。做。了。手。脚。又。見。兒。子。又。華。處。處。和。春。嬌。反。對。他。却。老。謀。深。算。外。面。不。露。一。點。聲。色。由。他。們。亂。鬧。等。鬧。到。那。個。分。際。歲。靈。仙。自。然。不。能。再。將。春。嬌。居。爲。奇。貨。只。消。出。些。微。身。價。就。可。以。將。春。嬌。買。得。進。門。正。是。

相鼠有皮 人而無恥 不得嬌娃 此心不死

欲知後事且闕下文

